蜀山劍俠傳/1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八回　毒霧網中看 巖壑幽深逢醜怪　罡風天外立 關山迢遙走征人

下一回▶

雲鳳見玄兒已蒙收錄，便跪請二寶用法。韓仙子道：「我那玉石案上所列諸寶，在上層的皆我當年降魔奇珍和前古仙人所遺至寶，經我苦心蒐羅而來。這也是你仙緣湊巧，纔得有此奇遇。你取的那面形似令牌之寶，乃洪都故物，名爲潛龍符，又名神禹令，爲洪荒前地海中獨角潛龍之角所製，專能避水防火，降魔誅怪。夏禹治水，曾仗它驅妖除怪，開山通谷，妙用甚多。自夏以來，僅在漢季一現。我在此洞晶壁之中尋到，雖然用法祇知大概，未能深悉微奧，即此已非尋常怪物所能抵禦了。那兩柄古戈頭，名爲鉤大戈，又名太皓戈，按劍法練習，便和飛劍一樣，可以運用自如。尚有一樣妙處，如使雙戈並用，無論敵人多厲害的法寶，即或你自身功力不濟，不能將它收爲己有，也可將它架住，不致傷你分毫。你眼力真好，那下層衆寶也非凡物，俱都光華燦爛，你卻一件不取，單取這兩件稀世奇珍，大非我始料所及。你功候尚差，難免啓人覬覦。回山以後，速請芬陀道友爲你略施法力；你再擇一靜地，按着煉劍之法，使其與身相合，免被外人奪去要緊。」雲鳳一一敬謹拜命，謝了傳授。韓仙子道：「你此間事完，芬陀道友現已爲兩個小人行法助長，或許還有用你之處。路上難免有小耽擱，俱不妨事，回去吧。」雲鳳拜別起身，玄兒意欲送至上面。行至洞口，雲鳳命他回去。玄兒還未答言，便聽洞內呼喚玄兒，雲鳳又正色忙催速回，祇得忍淚拜別回洞。不提。

雲鳳走過洞前玉柱之下，見水路通明無阻，與來時一樣。使命已完，又得了兩件仙家至

寶，好生興高采烈。適纔急於進謁，未暇觀賞，趁着歸途無事，滿心想看一看水底奇景。方欲緩緩飛行，沿途看去，忽聽身後水響。回頭一看，玉柱前邊的水竟似雪山飛崩，倒了下來。接着兩壁連頂的水牆，也都相繼散落，洪濤暴捲，駭浪奔騰，從身後猛襲過來。料知仙人不願她在下面久停，連忙催動遁光，由水晶衖內加緊飛駛。面前道路雖仍堅瑩如冰，可是身子纔一飛過，水勢立時便合。劍光迅速，不消半盞茶時，便飛出了潭面，始終也沒看見守洞神鼉是甚形狀。想起行前韓仙子有途中多阻之言，又這樣催促快走，必有緣故。離開仙府，越發不敢延遲，上到穴口，立駕劍光朝迴路飛去。剛出崖洞，轉上石樑，見夜月明輝，藤蔭匝地，清風拂袂，時聞異香。上面危崖交覆，月光祇能照到中間石樑之上。一眼望過去，兩邊漆黑，當中卻如銀龍也似，蜿蜒着好幾里長的一道白練，點綴得空山夜月十分幽靜。除了深壑底下的飛瀑流泉琤琮遙應外，更不見一點異狀。方在尋思：「仙人說這裏潛伏着幾個怪物要和我爲難，怎不見動靜？」遙見前面兩邊崖壁之上，月光交互組成一條條的白影，遠遠望過去，彷彿張了一片回紋錦在上面，甚是美觀。

正飛得起勁，眼前倏地一暗，擡頭一看，上邊兩崖業已合攏，形成兩頭相通的一座洞穴，橫在當路，正是來時遇神鼉攔路的所在。月光被洞頂遮住，照將下來，祇前面兩壁間的白光越發明亮，光影整齊，細密已極。暗忖：「這一段峽谷既不透光，這月光哪裏來的？又有這般繁細的條紋。難道前面洞頂有天生就的這等裂縫不成？」方在奇怪，偶一回望來路有甚動靜無有，一眼看到身後通口兩邊壁上，照樣也有類似回紋的白光，猛然省悟：「月光無論居中或在側，也祇照一面，決無三面都照到之理。看前後光影，直似懸了一面網子在那裏。洞頂縱有天生奇景，哪會這等繁細整齊？況且來路口上明明未見，身一走過，便即添上。仙人料無戲言，定是潭底逃出來的怪物在此作怪爲祟。它見全峽谷祇這一段不透夭光，人困其中，不能破穴飛逃，特地來此埋伏，等自己入了谷洞，又將來路遮斷。仙人尚且說難制，真個小心些好。」想到這裏，便把劍光略停，緩緩前進。一面觀察洞頂有無出路，一面還得留意石樑之下有無怪物衝出狙擊，懸心已極。

這時相隔前面出口不過半里多路，漸漸認明那些白條紋並非月光，竟是一面灰白色的光網，將出口籠了個又密又緊，也不見怪物影子。雲鳳有心御劍穿行出去，繼一想：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怪物不是沒有看見飛劍，仍然如此施爲，必是有恃無恐。自己功力淺薄，祇憑飛劍、飛針，萬一失陷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又想，不敢冒昧。先將飛針取出，大喝道：「大膽妖物，擅自脫禁私逃，還敢來此阻路！急速回潭待罪，免遭大劫，永墮泥潭。」言還未了，耳聽洞外異聲雜起，格格磔磔，似在嗤笑，聲甚淒厲，聽了毛髮皆豎，說不出的一種難過。有的頗與白陽古墓所聞怪聲相似。知道厲害，恐顯出膽怯，更

長妖魅之威，強自鎮靜心神，大喝：「無知妖孽，死到臨頭，尚還不知悔悟，看我法寶誅你！」一擡手，飛針化成一道紅光，帶起一溜火焰，直朝那面光網上飛去。原意此針神妙，定和以前斬蟒相似。誰知火光快要挨近，光網上面忽然拱起一團其亮如銀的圓球，竟將那飛針吸住。雲鳳方在驚駭，一晃眼的工夫，對面光網上倏地現出一個奇形怪狀，身有六條臂膀，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指着雲鳳吱吱怒吼。雲鳳知道厲害，不敢怠慢，忙將飛劍放出，一道光華直飛過去。那怪物見了飛劍，全不畏懼，身仍懸貼在光網中間，祇是把上身六條毛茸茸的長臂搖着，便發出數十丈的火焰圍繞全身。那六條長臂也暴伸長了數丈，就在火焰中迎着雲鳳的飛劍，撐格攔架，飛舞攫拿，鬥將起來。雲鳳見飛劍不能取勝，不由大驚。又見妖焰濃烈，時有綠煙往外拋射，雖被劍光阻住，但奇腥之氣，老遠便能聞到。料知此物必有奇毒，暫時雖不覺怎樣，時候久了，一個劍光擋不周密，要是射到身上，決非小可。自己孤身遇險，別無援救，聽韓仙子口氣，好似不會出洞相助，不可不早做準備。忙將來時楊瑾所贈靈丹服了一粒，先防毒氣侵害；一面運用玄功，指揮劍光，上前抵禦。那怪物鬥了一陣，身上連放了無數火焰毒霧，兀自被飛劍擋住，不能上前害人，急得在網上厲聲怒吼不已。雲鳳自然也是焦急，百忙中竟忘了施展新得的兩件寶物。

兩家相持了個把時辰，雲鳳定睛查看，那怪物生就一頭細短金髮，塌鼻闊口，目光如電，血脣掀張，獠牙密佈；通體色似烏金，閃閃發亮；頭大如斗，頸子極細，肩胸高拱，蜂腰鶴膝，腹大如甕；自肩以下，一邊生着三條細長多毛的臂和一條長腳爪。乍看略具人形。這上下八條臂爪一舞動，真如一個放火的蜘蛛相似，身子又懸在網上，料是蜘蛛精怪無疑。正愁急間，那怪物突地發威，臂爪一齊亂動，飛舞越急，肚腹也凸起了好幾倍大小。噗的一聲，從口裏噴出白光閃閃一蓬銀絲，直朝雲鳳身前飛來。雲鳳先見它肚腹凸起，便料噴毒，仍想運用飛劍抵擋。不料怪物也料到此，口裏噴出銀線，同時八條臂一齊飛舞，向劍光抓去。雖然雲鳳飛劍神妙，沒被抓住，可是劍光喫怪物這猛力一格，略微往側一偏，那蓬毒絲便從空隙裏直噴過來。幸而雲鳳見機得快，一看妖物所噴毒絲由劍光隙裏鑽出，便知不妙，一面慌不迭將身縱退，手一招將飛劍收回。總算雲鳳近來功行精進，那劍又是仙傳至寶，運用神速，一收即回，疾如電掣，比妖物毒絲略快一些，居然趕在頭裏飛到，擋住毒絲，將身子護住，沒有受傷。即便如此快法，劍光和毒絲已是首尾相銜，稍遲瞬息，便無幸了。

雲鳳驚魂乍定，猛想起：「這條谷洞前後出口雖然俱被光網封住，但是妖物似乎祇有一個，前路有妖物攔阻，定難通過，何不假裝朝前衝進，出其不意，改向迴路，身劍合一，衝開後路光網出去？祇要得見天光，即可脫身飛去。長此相持，凶多吉少，終以能早逃

走爲是。」念頭一轉，奮力運用玄功，劍光飛轉越急，先使身劍相合，朝前面毒絲衝去，不過有些喫力，居然盪開了一些。更料妖物伎倆止此，所噴的毒並難近身。忙將真氣運足，倏地撥回劍光，便往來路洞口衝去，劍光迅速。就在這晃眼到達之間，猛一眼看見後路洞口光網外，懸空站着一個身着襤褸的道姑，左脅下夾着一個圓形的包袱，手掌上現出「神禹令」三個紅字，右手不住連搖，周身紅光圍繞。洞外景物原被妖物光網遮住，甚麼也不看見，這個道婆卻看得逼真。雲鳳心方一動，道姑忽然隱去，光網中又現出一個怪物，和前洞口所見一般無二，阻住去路，不等雲鳳近前，口張處，噴出亮晶晶一團毒絲飛來。這次力量更大，幾乎連人帶劍被網住，不由嚇出一身冷汗。不敢硬往前衝，強自掙脫，重又撥回劍光，朝前飛去。準備退遠一些，暫避毒鋒，再打主意。誰知妖物性已激發，久不見韓仙子出來干涉，已無忌憚。雲鳳剛一回身，便見前洞曾遇的毒絲迎面追來。百忙中再回頭一看，身後毒絲銀光閃閃，蓬蓬勃勃，似開了鍋的熱氣，潮水一般涌到。因洞口光網上的妖物到了後面，斷定妖物仍祇一個，加以後面勢盛，不敢再回，祇得拼命運用劍光，朝前衝去。前面毒絲沒有妖物主持，好容易衝開一些。剛在忖度適見道姑是何用意，意未容她思索取決，妖物竟比飛劍還快，又在前面洞口出現。一到，依舊數十丈一蓬的毒絲，血口開張，連連噴出。身後毒絲也將追上網來，兩下里夾攻，危機瞬息。

一時情急，也不暇尋思那道姑是人是怪，是敵是友，忙將韓仙子所賜令牌取將出來，試照所傳施展。那神禹令乃前古至寶，上有水、火、風、雷、龍、雲、鳥、獸八竅。用時祇須口誦所傳真言，手掐靈訣，一按那八竅，便可隨心依次發生妙用。在取寶俄頃之間，雲鳳連人帶劍，已被前後千百丈毒絲包圍在內，漸覺壓力驟增，如束重繭。危急中還得拼命運用飛劍抵禦，急不暇擇，手往令牌上一按，恰巧開動風竅。手指纔一按上，便見令牌上嗖的一聲微響，射出一條青濛濛的微光。手上立覺奇重異常，幾乎把握不住。緊接着身上和前面又是一輕，如釋重負，隻身後壓力依然。忙即握緊令牌。再看前面那條青氣，又勁又直，纔一出現，也沒見甚麼出奇之處，前面毒絲便似颶風穿雲，紛紛折斷，衝盪開來。耳聽一聲怪吼，光網破處，怪物恰似風箏斷線，手腳亂舞，往上飛去。雲鳳知道寶物已生奇效，心中大喜。忙駕劍光，飛身出洞一看，怪物已經不知去向，面前卻是沙石驚飛，兩邊壁上的古藤草樹如朽了一般，紛紛下落。心正驚奇，忽聽身後有人低語道：「妖物業已就擒，還不收你的法寶，要闖大禍麼？」雲鳳聞聲駭顧，正是適見的道姑，手上捧着一個硃紅盒子，雖然穿着破爛，卻是骨相清奇，目光炯炯；適纔又由她現身指點，纔得脫難，知非凡人。一施收訣，牌上青氣立時隱去。祇回顧時，令牌微歪了一歪，青氣正射到近側壁上。方要朝道姑道謝請教，耳聽嘰喳連響，又聽丁零丁零，夾着獸嘯之聲，由遠而近。道姑面容倏地微變，低喊一聲：「還不隨我快走，有話前邊

說去。」隨說不容答話，走將過來，一手拉了雲鳳，將足一頓，便是一道金光，破空昇起。身纔離地，又伸出一隻右手，朝右邊崖壁虛按了兩按。

雲鳳上昇時，彷彿看見右側崖壁搖搖欲倒，似要坍塌之狀。喫道姑這一按，連晃了兩晃，方行停止。先見道姑來得突兀，還不敢十分拿定。這時見她劍光路數，一舉手間，身不由己，隨了就起，愈發斷定是位前輩高人，心中頓起敬意，任其攜了飛行，不敢再生妄念了。那道姑飛行了一會兒，纔行按住遁光。雲鳳落地一看，那存身的所在，乃是一個山腰的竹林裏面，竹子都有碗口粗細，勁節凌雲，干霄蔽日。又當天色甫明，朝墩初上之際，人行其中，更覺濃翠欲滴，眉宇皆青。耳聽江流浩浩，似在臨近，也不知是甚麼所在。見道姑一手捧定那圓盒般的東西，面有喜容，循着林中小徑，面山而行。知洞府必在林外不遠，祇得隨到地頭，再行請問。

正在尋思，前進沒有幾步，忽聽林外有男女問答之聲。女的聲音甚低，雖沒有聽清楚，已經覺得有些耳熟。那男的滿口鄉音，竟似自己以前經常相處的熟人。不禁心中怦怦跳動，又驚又喜，欲卻忽前，也沒聽清來人說的是些甚話。就這一遲疑的工夫，忽又聽女的喜叫道：「我說鄭師叔說的熟人，是她不是？你還不快些接去。」一言甫畢，聲隨人至，從林外跑進兩人，先各自向道姑施禮，叫了一聲「師叔」，便雙雙走近前來。當頭一個青衣女子和雲鳳一見，便互相抱在一起，親熱非常。另一個是英俊少年，站在一旁，祇喊了聲「妹妹」，便撲簌簌落下淚來。三人俱都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呆在那裏，做聲不得。

道姑見狀，微笑道：「你三人久別重逢，林外便是荒庵，怎不到庵中敘闊，呆在這裏作甚？」三人聞言，方覺出還有前輩仙人在旁，這纔一同舉步，往林外走去。來的這兩人，正是雲鳳在戴家場中邪遇救以後，便不曾見面的俞允中和戴湘英。湘英和雲鳳，不過異性骨肉，劫後重逢，知己情濃，欣喜過度，還不甚覺出怎樣。允中和雲鳳，本是未過門的恩愛夫妻。允中更爲雲鳳棄家投師，出死入生，備歷災劫。近來到處訪問，得知雲鳳已得師母崔五姑傳授。自己是淩真人弟子，本來一家，偏她不久又要歸入峨眉門下。雖然對方師長俱是至交，聲息相通，到底隔門隔派。自從拜師學道以來，雖無兒女燕婉之求，滿心總想和雲鳳長此相聚，似師父師母一樣，雙修合籍，同注長生。峨眉教規素嚴，洞天仙府，外人不得妄入。雖聽說開府盛會在即，到時各派仙人多帶門下前往赴會觀光，但是師父性情古怪，門人又多，不知能否隨去，與雲鳳見上一面。況且爲期匪遙，尚有使命未完，更不知屆期能否趕上。連日想起，方在發愁，萬不料會在此地相見，苦樂悲歡，齊上心頭，一肚皮的話，也不知說哪句好。不見想見，見了倒鬧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雲鳳看出他面有道氣，神采奕奕，料定是爲了自己棄家遠出，纔能到此與仙人往還。這等癡情，固是可感，但又恐他仍和從前一樣，萬一糾纏不捨，豈不又是學道之梗？又想起老父暮年，雖聽師尊說隱居戴家場，人甚安健，畢竟膝前無人侍奉，連他一個心愛的女婿，也因自己出走，老懷其何以堪？不孝之罪，實所難免。想到這裏，對於允中，也不知是愛是恨，是感激是不過意。也是難過非常，一句話說不出來。祇管由湘英拉着手，低了頭往前走，連道旁景物都沒心看了。

末了還是湘英先發話道：「雲姊，我們一別多時，想不到會在這裏相會。聽玉清大師說，你業已得了白髮龍女崔五姑的真傳，中間還有不少奇遇，比小妹強得多了。」雲鳳忙說：「愚姊雖承家曾祖母垂憐，死裏逃生，幸遇仙緣，惜乎資質本差，根基未固，道行還談不到呢。湘妹想必功行精進，勝似愚姊。適纔聽你稱前行那位仙長叫師叔，令師是哪一位仙人呢？」湘英道：「我和俞大哥此來爲奉師命，合辦一件要事，約在明日成功。這裏是雲南元江江邊大熊嶺苦竹庵。前行那位鄭師叔法號顛仙，便是庵中主人。你和俞大哥的事說起來話長，好在還有一日耽擱，你也須我們事完纔能回去，且待進庵再說吧。」

說到這裏，允中方始屏去一切雜念，把心神一定，喊聲「雲妹」，說道：「我二人久別重逢，真乃幸會。前日因鄭師叔要往白犀潭去收金蛛，我往南疆去採五毒草，又僥倖早日趕回，有一二日閒空，欲往看望岳父。無奈相隔好幾千里，道力不濟，多蒙鄭師叔借我至寶靈光馭，纔得成行。我到家祭掃了一回先塋，便去戴家場與岳父和戴大哥暢聚了一整天。剛趕回來，還沒一個時辰，你就來了。岳父自服了崔五姑靈丹，如今精神身體比前勝強得多。先還有些想你，自從經過五姑親自勸解之後，談起來祇有代我們高興的，一點也不難過了。來時囑我，如與雲妹相遇，可請示仙師回家見上一次，別的沒說。你能設法回去麼？」雲鳳見允中竟未忘卻老父，短短時機，尚要在百忙中抽空歸省；自己尚未歸省一次，反不如他這半子，又是感愧，又是傷心，不禁含淚答道：「妹子祇爲向道心堅，不特對不住你，而且子職久虧。」還要往下說時，允中已接口道：「如非雲妹此別，我怎能夠到仙人門牆呢，這還不是因禍得福麼？好在你我現已各拜仙師，同修仙業，非但你我後望無窮，異日若幸有成，連岳父他老人家也可因此得享長生，豈不比人世庸福強多麼？祇可惜你我異日不同門戶，雖然仙業有望，仍不能如葛鮑雙修，常在一起，終嫌美中不足，是件憾事罷了。」說時，已經行近苦竹庵門前，忽見顛仙回顧二人笑道：「你二人如能勉力前修，怎能預定呢？」二人方想起尊長在前，怎可隨便說話？雲鳳初見，尚未拜謁，尤覺冒昧。因聽出允中心意，祇不過想自己一同學道，已無室家之想，心甚喜慰，便沒有再言語。

一看那庵，位置在半山腰上，有百十畝平地，滿是竹林。前面竹林盡處，卻是危崖如斬，壁立千仞，下面便是元江。其他三面都是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。庵址較高，站在庵前，正望長江，波浪千里，濤聲盈耳，山勢僻險，人迹不到，端的景物雅秀，清曠絕俗。全庵俱是竹椽竹瓦。進門是一片畝許院落子，淺草如茵，奇花雜植。當中是大殿，兩旁各有配殿雲房，紙窗竹屋，甚是幽雅。器用設備，無不整潔異常。殿中卻未供有仙佛之像，祇有藥竈丹爐、道書琴劍和一些修道人用的東西。進殿之後，雲鳳忙上前禮拜，並謝解救之德。顛仙喚起，說道：「你三人久別重逢，自有許多話說。我也還有些事，要在今晚做完。徒兒江邊守望未歸，各雲房備有飲食果子，如若飢渴，自去取用好了。」說完，手向中壁間一指，一道光華閃過，壁上便現出一個丈許大小的圓洞。顛仙手持圓盒，走了進去。雲鳳一問，纔知顛仙清修之所尚在內洞，外殿乃是兩個門人修爲練劍之所。大家略問答了幾句，便各自敘說別後之事。

原來俞允中自從淩雲鳳在戴家場打擂，被白髮龍女崔五姑救走，事前又喫雲鳳用言語一激勸，知道愛妻心志已定，不特燕婉之求已經無望，此後連見面都是遙遙無期，一時情急，也引動了向道之心。託詞回家，料理完了家務，將家財施捨善舉，又給岳父淩操準備下養老之需，決計冒着百難，棄家學道。因嵩山二老中的追雲叟是前輩長親，比較有望，先去衡山尋訪。誰知追雲叟別有一番用意，不肯收入門牆，連面都不與他相見。多虧窮神淩渾見他可憐，又和追雲叟賭氣，將他救上衡山，指引明路，命往青螺魔宮，取六魔厲吼的首級，試他的向道之心堅誠與否，以定去留。允中明知自己不會劍術道法，兇險異常，但仍秉着毅力，冒死前往。一到青螺境內，便喫番僧梵拿伽音二拿住，用計誘逼，命至雪山一座正對青螺峪的孤峰之上，代爲主持天魔解體大法，以報八魔奪寺之仇。允中雖在峰上備歷諸般苦厄，受了九十九日魔難，卻因此得了淩渾激賞，在破青螺峪的那一天，將他從峰頂上救出，又賜了一口煉魔至寶玉龍劍，命允中隨同陸地金龍魏青前往魔宮，盜取天書。允中盜書時，又巧斬了六魔厲吼。等到一切事完，淩渾來到魔宮，俞、魏二人覆命拜見之後，淩渾剛把天書玉匣打開，齊靈雲便已趕到，將九天元陽尺借去，又要去兩粒聚魄煉形丹，去救女殃神鄭八姑的大難，並助她復體回生。峨眉二雲走後，淩渾新收弟子白水真人劉泉、七星真人趙光斗，同了俠僧軼凡的弟子煙中神鶚趙心源，矮叟朱梅的弟子小孟嘗陶鈞，一同來到，各自行禮，復了使命。淩渾便說，二番僧因毒龍尊者破了祖傳的妖幡，受了妖法感應，連同幾個相助行法的得力僧徒，俱爲陰雷裂體而死。他自己要就着這片基業，重建青螺峪，創雪山派。此次來破青螺的小輩門人當中，祇陶鈞、趙心源根行道力最淺，又曾出過大力，已與二人師父說明，令其暫留些時，算是記名弟子，傳授一點禦邪防身的道法，就便相隨創建洞府。趙、陶二人自是求之不得，當下便隨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人，正式行了拜師之禮。即日起始，由淩渾行

法，派遣六丁，就原來藏天書的所在，先開闢了一座洞府。又從身上取出一個圖樣，傳給六人法術，將魔宮所有宮殿房舍酌定取捨，改了樣式，按圖興工。不消幾十天工夫，便即依式告成，仙山煥然一新。

那青螺峪本是雪山中一條大溫谷，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盡長春之樹。再助以仙家法力，平添了無數仙景，愈發成了洞天福地，仙靈窟宅了。洞府修成之後，白髮龍女崔五姑到來，師徒八人將各處景地，除谷名仍舊外，分別賜以佳名。不久齊靈雲送還九天元陽尺，又將於建、楊成志二人帶來，行了拜師之禮。淩渾知靈雲送二人來的用意，望着楊成志祇皺了皺眉頭，便命隨着衆同門，一同學道。淩渾所傳道法，另有微妙，又加上那部天書，除峨眉派外，正邪各派極少能與之抗衡。更因衆人是開山第一代的弟子，不願他們去貽羞師門，愈發加意傳授。仗着八人俱能克勤虔修，劉泉、趙光斗本有多年道基，學時較易，大家互相切磋參習，進境甚速。祇是于、楊二人來晚了些，淩渾常時出外，各類道法祇傳一次，後學的祇能向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人請習，比較四人，自然稍差些。趙心源、陶鈞各有師承，淩渾所傳，祇是一些法術；每日習的，仍是本門中的功課。過了數日，便由淩渾打發回去，以後雖不時前來參謁請益，與六人所學，互有同異，究竟不算是雪山嫡派。這且不提。

單說允中在青螺峪，自以爲根賦不夠，用功甚勤，頗得師父期許。除那日所賜玉龍劍外，淩渾又將從樂三官手中得來的那口青冥劍賜予了他，與魏青的霜角劍一同練習。淩渾劍術，自成一家，學時極難。但祇要心志專一，不爲魔擾，一旦得了門徑，進境卻極容易。允中經過寒風冰雪之災，百魔侵犯，連續多日，不曾動搖。再經淩渾特降殊恩，先示以防魔之法，自然一點就透。幾個月工夫，已經練到身劍合一，出神入化的地步。魏青也因心地純正，無多物慾，初練較難，入後也自容易，雖還及不上允中的劍神化，卻也差不了多少。居然能與劉、趙二人修煉多年的飛劍，對敵些時了。

這日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人，因淩渾久出未歸，上次所傳道法俱已精通，閒來無事，便在仙府前鐵杉坪上，各自施展道法劍術，互相攻守，以作練習。練到日落黃昏，正要收手，歸作晚課，恰值淩渾歸來。劉泉因練習時，于、楊二人望着劉、趙等四人，面有歆羨之色，知他二人沒有飛劍，又不敢向師父去說，便約了趙、俞、魏三人，代爲跪請。淩渾笑道：「你們六人，除允中暫用我玉龍劍外，誰也沒有得我自煉之劍。那霜角、青冥二劍，乃妖道樂三官之物，本質雖然不差，究非我自煉之劍可比。暫時用作練習尚可，在外使用，終難免異派妖人道我小家子氣，門下連幾口好劍都沒有。此事久已在我心上。我自煉之劍，此時又無暇及此，意欲尋覓古代藏珍，使你們六人各得一口，連日外出，

便爲此事。現雖訪查到許多古仙人的遺寶藏珍，深藏在元江水眼之內，但是取時極難，還有好些人也在覬覦。如我親往，一則要費我不少精力時日，纔能取到；二則不願你們得之太易。還是你們自取的好。這些法寶，現世知道底細，能取出它們的，並無多人。正派如芬陀、嫫姆、優曇三人。因她們飛昇在即，門下弟子各有異寶，無須此寶。剩下祇有神駝乙休和東海三仙、少室二老，又俱經我打過招呼，不會再來爭奪。各異派中人，多無此道力本領，空自垂涎。知道此寶深藏水眼深處，離地千百丈，已被地肺真磁之氣吸住，祇有下降，難於上昇；藏寶之物，又大又沉，重逾萬斤。既須法力高強，還得曠日持久，纔能到手。全想等三仙、二老、乙休和我，內中有人往取，正在運用法力，無暇兼顧之時，趁火打劫，來撿便宜。我去尚且不免麻煩，何況明知此寶出世，應在我師徒數人身上，祇想不出個適當下手之法。直到日前你師母路遇妙一夫人，纔知此寶藏處，相離大熊嶺苦竹庵鄭顛仙的洞府僅有十來里路。此人劍術精深，道法不在我夫妻二人之下。與你師母當年同門至好，曾共患難。以前原住南明山，一別數十年，不曾相見。近三十年，纔移居元江大熊嶺上。

「有她相助，已是絕好。更妙的是，古時藏寶仙人，早就算到未來之事，此寶祇有一個怪物能取。現時此寶逐年沉落，已與地肺中的磁母相近。如仗法力進入水眼，一不小心，或是有人從旁暗算，雖未必被陷在內，此中寶物決難全璧而歸；並還要泄穿地氣，引動真火爲災，煮沸江濤，惹出空前大禍，造下莫大之孽。那怪物形似蜘蛛，名爲金蛛，身子能大能小，乃前古遺留的僅有異蟲。所噴金銀二絲，尋常法寶飛劍俱難將它斬斷。口中呼吸之力，大到不可思議。與天蠶嶺所產文蛛，同是世間毒物。曾在岷山白犀潭底地仙宮闕旁危石罅邊，潛修了三四千年，未及出世害人，便喫韓仙子用一件前古至寶，將它制伏鎖禁，性已漸趨馴善。我們祇要將此蛛得到，元江金門諸寶，大可唾手而得。無奈韓仙子從不輕易借寶與人，明要不行，暗取必傷和氣。我與她夫妻俱是朋友，也無此道理。幸而鄭顛仙也養有一隻金蛛，她由南明移居大熊嶺，便爲取那元江異寶。不過此蛛僅有千年道行，力氣不濟。籌計了三十年，因無幫手，始終未敢妄動。我夫妻和她一商量，正合心意，打算先用她那隻金蛛試上一回，不行，再託人向韓仙子設法。正計議間，又接到妙一夫人飛劍傳書，說此寶出世在即，催我急速下手，用來光大本門，盡管隨意而行無妨，免致夜長夢多，爲異派好人得去，並指明瞭兩次下手日期。我知他夫妻既然屢屢催促，必有安排。又和顛仙試用玄機推算，盡知其中因果。這纔決定回山，命你四人前去。預計首次取寶，所得無多。除允中一人外，劉泉、趙光斗、魏青三人，連同顛仙的弟子慕容姊妹，均有劫難，有些得不償失。但數已註定，非此不可。借以除卻兩個敵黨妖人，也是佳事。到時另有分派，無須細說。你四人可在本月望前動身，祇可快走，不許御劍飛行。以你四人腳程，連同沿途耽擱，約行一月光景，便可趕到大熊嶺

苦竹庵。顛仙在那裏留有柬帖，看了一切稟命而行。元江之寶，他人應得者無多，其餘不下七十件，俱爲本門所有。內中最可寶貴的，是廣成子所遺靈藥，服了可抵千百年功行，於我師徒修爲大是有益。路上閒事，不妨管管。不許由雲路飛行，尤其不許提起元江取寶之事。萬一人定勝天，一次成功，既免卻伸手求人，興許可以免掉你們三人一場災劫，豈不是好？」

白水真人劉泉聞見廣博，久聞金門異寶，乃前古仙人廣成子遺物。漢以前藏在崆峒山腹，不知引起多少列代仙人覬覦，想下無窮方法，俱無一人得到。後來毛公劉根，聯合同道苦煉五火，燒山八十一日，破了封山靈符，眼看成功，忽有萬千精怪，聞得古洞異香，知道山開，齊來搶奪。結果精怪雖被衆仙驅走，山腹中藏寶的金船金盆，已從洞內飛出化去。衆仙人追攔不及，僅各在洞中搜得了一兩件無足重輕的寶物。那金船金盆，所謂前古金門寶藏，以前雖聽說落在巫峽、元江兩處水眼之中，訪問多年，也無人知道底細。不想竟被師父查出實地，祇是在元江一處，巫峽乃是誤傳，並還有取寶之法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忙率趙、俞、魏三人拜謝領命，定日前往。淩渾見他喜形於色，笑罵道：「不長進的東西，得撿現成的就喜歡。你是我門下大弟子，此去留神別給我丟人，這便宜不好撿呢！如容易時，誰都去了，還輪得到我們麼？」淩渾嬉笑怒罵已慣，劉、趙、魏三人雖各恭稱：「弟子等不敢。」多沒十分在意。祇允中因自己道淺根薄，又是初次出山擔當大任，當時謹慎恐懼，聞命之後，盡自體會師言，深恐差池，有負師命，一毫未動貪念。于建素來至誠安分。楊成志卻歆羨到了極處，自知法力最淺，未奉師命，怎敢求說，祇得罷了。

一晃到了起行之日，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人便向淩渾拜辭，請示機宜。淩渾道：「你四人不要輕易離開，到了那裏，自知分曉。日前話已說過。你四人走後，我也快出門了。」四人又別了于、楊二人，走出洞府。允中忽覺腰間兜囊一動，方要去摸，又聽耳旁有人說道：「這東西祇許前途無人時取看，不準亂摸。」允中聽出師父口音，哪敢妄動。隨同劉、趙、魏三人離了青螺，取道川邊，便往元江進發。那元江居雲南省的東南部，上流名叫白巖江，中流經過元江縣，始名元江。下流過河口，入越南界，稱爲富良江，又名紅河。中間有好幾處大支流。從上流頭蒙化南澗起，沿着江的西岸，皆是蜿蜒不斷的高山峻嶺。最著名的，如哀牢山、左龍山等，俱都近踞江邊。鄭顛仙所居大熊嶺，便是哀牢山脈中臨江的一峻嶺。由青螺峪起身前往，如不由空中飛行，依照常理，本應東行，經過巴塘、裏塘、雅江、打箭爐等站，入了四川省境，取道犍爲、宜賓，走蜀滇驛路入滇。中經昭通、會澤、東川、嵩明、利澤，到了昆明。再經晉寧、江川、通海等地，越過曲溪、建水、五爪山，纔能到達。雖然路較迂遠，走的卻都是官驛大道。除由滇川間

起始一段，要穿越雪山，路不易行外，餘者通都大邑居多。長途萬里，山險水惡之區雖不在少，也都有路可循，飲食無憂，爲商旅常行之路。

四人當中，劉、趙二人出家較久，川藏路上雖曾往來過多次，俱由空中飛行，從未這樣走法。允中少年公子，沒出過甚遠門，由衡山到青螺峪，算是生平所走最遠的路，還是岳雯用遁法送到的，自然無甚見識。大家一商量，祇陸地金龍魏青以前受人僱用，曾經由滬州起身到昆明，往來過兩次，比較算是熟路。趙、俞二人因師父祇許步行前往，有飛劍也無從行使，反正又沒說出打哪條路走，又不許問，俱主張照魏青所說之路走去。白水真人劉泉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師父不許我們飛行，路卻隨意自擇。如按尋常行路，日期並不富餘，還說路上遇見閒事要伸手去管，其中必有用意。我想這條路雖然好走，一則路太繞遠，恐趕不到日子，誤了大事；二則目前一些左道旁門，同正教一樣，也都人才輩出，爲應劫數，多半潛伏山中，祭煉邪法。師父命我們路上管閒事，不是暗示要遇上他們，便是有甚妖邪鬼物，命我們路遇時，順便誅戮，就此各建一點外功。此類怪物，也都在深山大澤之中盤踞，不會在城鎮間寄迹。以我愚見，這裏前往元江，如由大雪山起身，傍着瀾滄江邊，徑由劍山、點蒼山，到了南澗，再順着哀牢山龍脈，傍着元江向東南行，直達大熊嶺。沿途數千里俱是綿亘不斷的山嶺，不但走的是條直道，免卻川滇境內許多繞越，而且可以暗合師父使命。雖然所經之地山勢險惡，多半爲野猓生番窟穴，蠻煙瘴雨之鄉，毒蛇大蟒，奇禽怪獸，到處都是，常人走自是難如昇天；換我們走，師父不過不許御空飛行，法力劍術仍可防身應用。風雪烈日，瘴嵐蜿蜒，皆無所懼；山居野宿，無往不宜，有甚險阻可畏？如趕快一些，還許路上能遇上一點順手的事，豈非絕妙？」趙、俞、魏三人俱被提醒，各人拜師以來，已身劍合一，還學了許多法術，正想乘機一試身手，怎倒怕難走起來？聞言齊聲贊好。俞、魏二人雖能數日不食不飢，還未到辟穀地步。便是劉、趙二人，因教規未忌葷酒，各派道長因淩渾喜飲，常有仙釀相贈，衆門人時得隨師暢飲，一年中也並未十分斷了煙火。議定以後，離了青螺峪，先尋滇番鎮集辦一些乾糧。然後冒着風雪嚴寒，順着大雪山脈，各自施展當年身手，一路翻山過嶺，攀冰踏雪，往前疾行。

四人當初本有一身好武功，再經吐納修煉，愈發氣體堅強，寒暑不侵。劉、趙二人不說，就是俞、魏二人，也都練得身如飛鳥，捷比猿猱，哪把道途險地放在心上。四人一個比一個身輕體健，疾行如飛，雖不曾御劍飛行，一日之間，也着實能走上好幾百里的崎嶇山路。山行無事，不消三日，已離了滇邊，順大雪山脈，走到雲南邊境的地界。大家正說走得路快，七星真人趙光斗笑道：「前兩天我們祇在山中行走，生物除了藏牛、黃羊、雪雞之類，甚麼活東西都沒有。滿山冰雪，草都見不到一根，真是枯寂無味。走得這般

快法，至多十天上下，也就趕到。早知步行也走得這麼快，還不如照魏師弟所說的路，多點見聞呢。」白水真人劉泉道：「這條路我曾從空中來往過，前行不遠便是錦屏嶂，過去山中甚多山民墟集，頗有水秀山清之致，越荒涼無人煙處，山勢越發靈秀雄奇，景緻着實不惡。你沒見這後半日所經之地，已換了一個樣兒麼？」

允中自從淩渾暗遞了一個小包，用千里傳音，命到無人之處，方許開視，急欲一知就裏。無奈四人均同起息，終未離人，不敢違命拆看。又見山行無事，心疑不應如此走法，聞言不禁失驚道：「照二位師兄所說，我們再有十來天，便到地頭。師父命我們管的閒事，莫非不在這條路上麼？」劉泉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師父道法通玄，事俱前知，這條道路有事，必已算就，否則不會連請問了兩次，俱說隨意。不過允中也慮得是，如是人世間有甚不平之事，要我們去辦，並非要遇甚麼異派妖邪，高山疾行，豈不錯過？反正照此走去，不患期前不能趕到，何不改個走法，先仍在高山上走，憑高下視，見有熱鬧鎮集，再走出山去穿行，就便爲俞、魏二人謀個食宿，沿途尋訪過去，看有甚麼事故無有。至多不過繞個大半倍的路，並無妨害。」想好之後，和三人一說，劉泉是大師兄，道行法力又高，三人自無異辭。

四人在山頂上本是日夜疾行，每日除覓靜地，打上一兩個時辰的坐外，極少休息，所以走得甚快。這一來幸有食宿耽擱，無形地慢了許多。好在心有把握，日子富餘，決不至於誤期。依此走下去，又走了六七天，路程已走去十分之六。四人耳目並用，始終未遇見甚麼，未免狐疑起來。最後商量，索性沿着山麓，改向有人煙之處行走。中途祇走向高處，四外略一查看，一見異兆，或有甚妖邪之氣，即時下來。劉、趙二人原帶有不少丹藥，每遇病人，便取出來，積修一點善功。所過十九是山民圩集，中間僅遇到四五處劫人生食的山人，四人略施小法，立即制服，簡直無事可記。眼看前途越近，爲期尚遠，允中身畔小包，迄無取視之機，知還未到時候，後幾日索性不再管它。

這日行抵哀牢山野，因已到了元江的上流，雖距大熊嶺還遠，一則四人全未去過；二則事未應驗，恐怕失誤；三則元江上流城鎮圩集較多，前面不遠，便是元江縣和有名的左龍山，總盼着能有一點奇遇，成心沿途多流連一些。半山半水，沿江前行，不時入山登臨，以冀不虛此行。走了兩天，連經過了好些山人砦集，又在附近深山中，特地繞行了兩天，總未遇到一件值得伸手去管的事。末了一天，四人打算由哀牢山中的香稻嶺走出，回往昨晚原落腳的金弓壩鎮集中歇上一夜，再沿江前行。管他有事沒有，且按着日期到了苦竹庵，見着鄭顛仙再說。主意打定，正走之間，魏青在途中喫了兩個和枇杷相似不知名的野果，喫時當是枇杷，沒有留意。到了嘴裏，覺着又甜又香，微微帶着一點辛辣

之氣，又沒有核，纔知不是枇杷，已經食下肚去。劉泉說：「深山異果甚多，常有惡毒蟲蛇腥涎所化，須要留意，不知名的不可亂喫。是何處採的？」魏青說：「在左近山石上面撿來的。上面連有枝葉，許是禽鳥從別處銜來的，不是近地所產。」劉泉見無餘果，大傢俱忙着商議前行，既有枝葉附着，料非蛇涎所化，說過便罷，也未回取殘枝來看。走了一陣，魏青忽然腹痛起來，但生性好強，恐劉泉說他亂喫所致，祇推內急，要覓地便解，請劉、趙、俞三人先行一步。允中老想在無人之處偷看師父的小包，未得其便。不消多日，便要到地頭，途中一無所遇，心甚疑慮，惟恐誤了師命。便推說自己也要便解，意欲陪了同去，魏青心粗，可以覷便拆看。劉泉、趙光斗道：「你二人同去也好，我們緩步前行，等你二人回來再走便了。」

一言未畢，魏青猛覺腹痛欲裂，急匆匆拔步往左側嶺下竹林之中跑去。允中跟在後面，方在心喜，一晃眼工夫，魏青已飛跑進了竹林，褲子還未及解，忽然痛得滿地打起滾來。允中見狀大驚，顧不得再看那小包，忙即跟蹤追入。一看魏青已是牙關緊閉，面如土色，兩手緊按肚腹，做聲不得。允中料他中毒，忙從身畔取了兩丸丹藥，與他塞入口內，問他想便解不？魏青突瞪着一雙大眼睛，強自掙扎，點了點頭。允中代他解褲子，勉強扶蹲地上，見魏青滿頭大汗有金豆大小，四肢無力，人已半死。欲借藥力將腹中之毒打下，非從旁扶助不可，不能離開。本想喚來劉、趙二人，一想：「魏青祇是偶然中毒，師父靈丹有起死回生之功，少停藥力發動，毒一去盡，自有奇效。現時不過疼痛難忍，並不致要命。如真多時不好，劉、趙二人候久自會尋來，何必大驚小怪？」魏青又再三以目示意，不叫聲張，祇得罷了。

隔有半個多時辰，魏青痛仍未止，身子如癱了一般，如無允中扶持，萬難蹲立。允中着慌，再想喊人，雙方背道而行，必已走遠，除非二人自回，就喊也聽不見。方在憂急，那丹藥奇效終於發揮，魏青腹內忽然咕嚕嚕亂響了一大陣，嘭的一聲，下了許多黑紫色的穢物，當時奇臭刺鼻，中人欲嘔。允中實耐不住，祇得將他就勢捧起，離開當地，意欲尋一個有水的所在。匆匆屏氣急行，慌不擇路，一味順着竹林穿行，見沿途草棘匝地，石齒縱橫，蟲蛇又多，無可存身。不知不覺，錯了方向，斜走出有半里多路。好容易尋到落腳之處，又聞水聲不遠，一賭氣，索性再循着水聲前行。走沒多遠，便出竹林，面前深草中忽然發現一條人行路徑，一邊是山坡竹林，一邊是條小溪，水甚清潔。忙扶魏青到了溪邊，扶他覓地蹲好。魏青腹內又響了一陣，二次排出些穢物，中有數十形如蠶蛾毒蟲的蠕蠕欲動。共換了三次地方，纔將毒排盡，人也能出聲與行動。疼痛雖止，全身卻是疲軟異常。衣褲事前脫掉，未沾污穢，祇助他到溪中洗了洗，即行穿着起來。允中問知無恙，纔放了心。連日查看山中四無人煙，但這條小徑頗似人常行之路。集鎮中

山人說，附近二百里深山中，祇有蟲蟒猛獸，永無人居，必有原故。因耽擱時久，急欲與同伴會合，不暇查看。

正待走上歸途，魏青忽然伸手向前指道：「你看前面不盡是那毒果子的樹麼？」允中順手指處一看，果然前面茂林之下，小徑旁邊，生着數百株矮樹，高僅如人，綠葉茂密，甚是鮮肥，密葉中果然有那金色果子。魏青說毒果好喫，留在這裏，終要害人，定要將那全樹毀去。允中見相隔不遠，趕路不必忙在這一時，魏青所說有理，毀了爲山行之人除害也好，強他不過，祇得允了。那條谷徑本來迂曲，毒果深藏密葉之中，遠看每樹僅有數枚隱現。如今與二人相隔較近，祇見多得出奇，差不多每一片葉根上總生着兩三枚，果似枇杷，葉卻大逾人手，果子全被遮住。估計數百株樹，毒果何止千萬。魏青重創之餘，越想越有氣，行離樹前不遠，正要拔劍而上，忽聽身旁有人談說之聲。允中機警，忙一把將魏青拉住，示意不要言動。聽那語聲，就在那毒樹林對面危崖之下，相隔不過四五丈遠近。因有一片危石擋住，不到石前，彼此都不能看見。

允中聽出言詞有異，不似尋常山家人。忙和魏青輕悄悄掩身石後一聽，一個道：「師孃也不知甚麼脾氣，祇心疼兒女，卻不願和丈夫相見。去年冬天，師父爲了苦想她，幾乎病死。後來經師弟妹再三苦求，好容易纔答應隔三月見上一面，見時還要當着兒女，不肯進師父的屋。這還不說。如今師父受了惡人欺負，受傷甚重，她卻一去不來。莫非人一修了仙，就這樣心狠？」又一個道：「汪二弟，你初來，年紀輕，哪裏知道。當初原是師父他老人家多疑不好，已有了三個兒女，還逼得師孃去竹園裏上吊，如不是那位花子仙姑將師孃救去，墳頭上都長樹了。她老人家曾說和師父夫妻之情已絕，所放不下的，就是這三個兒女。就這個兒女牽腸，還說耽誤她功行，成不了天仙呢，哪裏還肯和師父重圓舊夢啦？答應和師父見面，一則爲了常來教師弟妹們的劍法坐功，早晚終須遇上，加以師父再三苦求；二則爲的是叫我們輪流看守這三百株七禽樹上毒果，免被無知的人喫了毒死，又耽誤他老人家的用處。至於師父爲惡人所傷，他有靈丹，卻不醫治，祇望師孃給他報仇，這更怪不得師孃了。上次師孃臨行之時再三叮囑，說師父和吳師兄面有晦色，主有一場凶災，這三個月內，不可出門一步。惟恐師父不聽話，還將師弟妹三個都用禁法封閉在竹園後山洞裏呢。師父和吳師兄偏不聽勸，怨她何來？幸而師孃防到這一步，給了他師徒二人一張靈符，纔將那惡煞驚走，不然哪有命在？這臥雲村仗着深藏山凹，地勢險僻，如非師孃種這毒樹須水澆灌，開出這條通小溪的谷徑，莫說是人，就連野獸也走不進一隻。那一日師父和吳師兄要不翻山往琵琶壟去打禿角老鵰，怎會迷路出事？你要知道，我們全村三十多戶人家，全是師父徒弟佃工，師孃那麼大本領道法，自然把她當活神仙看待。師孃要回轉仙山，在仙師面前，可就成了小輩，那還不是和我

們一樣？師父說甚麼，聽甚麼，哪還敢強？她行時不是說奉了仙師之命，要在大熊嶺江邊辦一件要事麼，這幾個月內不能來麼，怨得誰來？」

俞、魏二人聞言，不禁心中一動。再聽，那幾人已岔到別的閒話上去，無關宏旨。允中估量這小村主人，必是一個隱居僻地之士，乃妻必會道術，口氣並非壞人。既奉命在大熊嶺江邊有事，弄巧或許與顛仙有關。師父命管閒事，沿途一無所遇，村主人爲惡人所傷，師父之言或即指此。祇不知養這毒樹作甚？魏青粗魯，恐其措施不善，意欲趕上劉、趙二人商議，再行入村探詢。想到這裏，朝魏青使了個眼色，拉了就往回走，那幾個守樹人談得正酣，並未覺察。

二人匆匆走回竹林原路，允中且走且和魏青談論。正行之間，似見左側竹林深處衣角一閃。允中剛要細看，忽聽魏青大喝了一聲：「該死的東西！」手揚處，一道劍光已飛出手。允中知有變故，隨同魏青往左側縱去。祇見密林深草之中，跑出兩個非僧非道的矮子，衣色一青一黃，年約十六八歲，生得相貌醜惡，身材又胖又矮。一個手持一張花弓，發出帶着彩煙的短箭，已爲魏青所破。二童又各持着一道淡黃光華，抵禦着魏青的飛劍，卻非敵手。正想喝問，二矮童想知無幸，俱都哭喪着一張醜臉，跪在地下，一面抵禦，一面口中哀告，直喊：「我等無知冒犯，大仙饒命！」魏青喝問道：「我二人從外鄉到此山中閒遊，與你無冤無仇，爲何用妖法暗算傷人？說出理來便罷，不然定要你們的狗命！」說時，指定劍光，不往下落。二童飛劍光芒本已大減，面如土色，聞言面色稍轉。穿青的一個答道：「大仙息怒，我們實實看錯了人。請將仙劍收回，饒我二人狗命，定說實話就是。」允中心慈，見二童乞命可憐，始終沒有欲殺之意。魏青又是心直，估量他們也跑不脫，喝罵道：「小賊如此膿包，諒你們也不敢在我面前鬧鬼。快說實話，饒爾等不死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招，收回飛劍。

二童驚魂乍定，仍由穿青的答道：「我名甘熊，他乃我弟甘象，同在天門神君林瑞門下。祇因那日我二人往琵琶壟取象心，路遇臥雲村蕭逸、吳誠師徒二人，爭鬥起來。他二人中了我們的仙劍，眼看就擒，被他用鄭顛仙神符將我二人弄傷驚走。逃回山去，求師父推算，得知他妻歐陽霜，奉顛仙之命，在前面養有三百株七禽毒果，想去辦一件害人的事。今日奉了師命來此殺她，並將毒果用火焚燒，以免後患，乃是爲世除害。錯把大仙當做她的門人黨羽，無知冒犯，還望饒恕，感恩不盡。」說時，允中見二甘目光閃爍，已料有詐。又聽出是顛仙門人的對頭，更知不是好路數。方想喊魏青留意，那甘氏弟兄原用的是緩兵之計，甘熊說着話，甘象已在暗中施爲，準備遁走。魏青還未及答話，甘象猛將甘熊一拉，手揚處，一團五色煙光，直朝二人打來。接着一溜黑煙，其疾如矢，

便往空中射去。

魏青驟出不意，幾爲所中。幸虧允中防備得快，一見甘象手上發出煙光，早就將飛劍放出，一道銀光，將彩煙擋住。魏青也將飛劍二次出手，纔沒有中了他的道兒。等到二人飛劍將煙驅散，雖祇瞬息工夫，甘氏弟兄業已逃得無影無蹤，不知去向，祇氣得魏青亂蹦。允中道：「自來邪正不能相容，這一來益信這裏主人不是邪惡一類。而師父命我們途中所管閒事，也必指此無疑了。目前妖黨已逃，你急你氣，有甚麼用？還是找到劉、趙二位師兄商議行事吧。」魏青道：「這麼久時候，他二人許已走遠了吧？其實一追便能追上。師父叫我們路上不許飛行，又不將事情明說，白叫我們跑了許多冤枉路，擔了多少天心思，這是何苦乃爾？」允中正色答道：「師弟不可如此。人都說師父性情古怪，我看師父雖然有些遊戲三昧，言行不羈，但他老人家大綱節目上卻是一絲不苟，道行修持尤其艱苦卓絕，並不隨便任性。細窺師父言行動作，哪一樣不含着深意？平日常說我們得之太易。除我在雪山頂上受過點罪外，別位簡直沒怎受苦，哪像他老人家得道的艱難？據我想，這次奉命下山，爲我師弟兄四人積修外功之始，分明借此磨礪我們，一則長點見識，二則也使稍知修行人的辛苦。或者內中還藏有別的玄機，俱說不定。我們道行淺薄，難測高深，怎可信口亂說？即使師父不知，也失尊師之道。下次千萬不可。」

魏青人本粗直，有話脫口即出，自覺失言，漲紅了臉，祇顧同了允中飛步前行，不再則聲。允中因當初衡山拜師，追雲叟執意不收，幾乎送命，多虧淩渾垂憐，破格收容，師門厚恩，有逾再造，由此心志益堅，尊師重道之心最切。平日修爲，也極勤苦堅毅。淩渾細行不羈，師徒相處，一任別人笑言無忌，他卻始終謹慎肅恭，不敢稍微忽略。與魏青曾共患難，同門至交，自己又是師兄，聞言不合，便以正語相勸，原是情發於中，自然流露，並非成心給魏青下不來。見魏青臉紅頸漲，面有愧容，又覺言太切直了些，正欲勸勉幾句。忽聽魏青道：「師兄，這裏地高，除開前面那片密林，遠遠望過去數十里外，金弓壩鎮集上的竹樓都看得見。已有好大一會兒，他們許都回到地頭了吧？」允中一看，當地乃是一座極高峻的橫嶺，越過去便是出山的樵徑。夕陽欲墜，將近黃昏，時光已是不早。暗忖：「劉、趙二人不特道行高深，心思尤爲細密。大師兄劉泉更是見多識廣，算無遺策。就算行時沒有看出魏青中毒，也決無撇下我們，快步先回集鎮之理。他二人原說前途緩步相待，隔了這麼多時候，我和魏青沒有追上去，定知出事無疑，怎會沒有回尋？走到這裏，又不見他二人影子，難道在前面密林之內呆等不成？」越想越覺事情奇怪，加以先前所聞所見，一面催着加緊快走，暗中便多留了一分心。

二人劍術已有根底，身輕足健，雖是步行，也比常人快出百倍，不一會兒，便行近嶺下

密林外面。林內盡是參天老樹，又當春夏之交，濃蔭如幕，鬱郁森森，交柯連幹，密葉如織，離地三五丈以上，暗沉沉不辨天日。四人來時，行經林側，祇趙光斗見大林深密，恐藏精怪，曾放出飛劍入內穿行了一週，餘人均未進去。允中尋思：「劉、趙二人要等人，也應在林外守候，怎會藏身林內？」便和魏青順着林外往來路走去。走沒數十步，忽聽身後破空之聲。連忙回顧，乃是二道黃光，帶起一片彩煙，朝斜刺裏亂山中飛去，與先前妖徒所放一般無二，祇是功力要強得多，逃走的方向不同罷了。就在二人回身一瞥之間，從林內又飛出一道本門的劍光，正是大師兄白水真人劉泉。知道遇見異派仇敵，不顧得說話招呼，忙和魏青放出飛劍，隨同追趕。敵人逃得真快，晃眼工夫，已沒了蹤跡。與妖徒逃法相仿，直似一過山頭，便沒入地裏一般。

還待前追，劉泉將二人喚住，說道：「妖人太可惡，趙師弟幾爲所害。你二人如若早來半個時辰，定可遇上，或是略微晚來一會兒，不走過來，也正好迎面堵住。他這四九遁法來不及施展，也不會被他逃走了。」說時，七星真人趙光斗也從林內飛出，向劉泉道：「這廝已經入網，竟會被他逃走。想是命不該絕，真出乎意料了。」劉泉道：「看這廝行徑，乃天門神君林瑞門下，妖法頗得乃師傳授。他師徒作惡多端，狡猾非常。林賊自從碧雞坊被白眉老禪師削掉頭皮驚走，久已不知他的住處，想必潛伏此處。師父之言，定是說他。反正還有些閒日子，好歹將他師徒除去，以免爲害人間吧。」

允中便說了前事。一問經過，纔知劉、趙二人看出魏青神色不佳，料是不聽話，誤喫毒果。因他身帶師父靈丹，又有允中隨去，決無大害。既然諱疾不言，便沒有給他揭穿。又因沿途山景靈秀瓊奇，天也還早，意欲沿途觀賞，緩行相候。行近密林外面，偶然停步凝眺，隨意閒談，談起途中並無所遇，元江取寶之行，能否手到成功，不辱使命。劉泉忽想起俞、魏二人去久未歸，心疑中毒太劇，欲招呼光斗起身，回視魏青病況如何。這時二人一坐一立，趙光斗正坐在劉泉左側山石上面，二人原是同向來路，觀看夕照紅霞。劉泉這一偏臉，猛見斜陽陰影裏，一片彩煙裹着萬千根紅色光針，朝二人存身之處打來。劉泉發現得早，尚可縱避。趙光斗卻是危機已迫，絕少幸理。幸而劉泉機智絕倫，一見光針，便知來意惡毒，別的破法已來不及，仗着道法神妙，大喝一聲，身劍合一，飛迎上去，將那片煙光擋住；一面運用玄功，將它消滅。

來人正是天門神君的心愛大徒弟申武，所放煙光乃林瑞獨門煉就的血焰針。此針煉時，先養下南疆特產的毒蜂，然後擒來成千累萬的毒蟲蛇蟒，用妖法使其互相摻雜交配，採下精涎，去澆灌培養一種名叫快活花，山人叫做公母花的毒草。草極難得，也難成形，尤不易活。快活草之得名，便由於此。非有蟲蟒精涎浸潤，便沒有種子，也不能生。雖

經妖法培植將護，也須三年，始能成形。花分雌雄，成形的花，與男陽女陰無異，並且自能配合。越是炎天熱曬，越發鮮豔生動。可是雌雄二花一接之後，略顫即成腐朽，臭汗淋漓，不可向邇。越是成形的花，越完得快。花腐不消片刻，全株隨即枯萎。所以第一二兩年，花未成形要開之時，須命門徒晝夜防守。祇要見二花對舞，立用竹刀將花夾去。否則一任交合，就無成形之望了。此草不成形的花，已是奇毒，蟲鳥望風遠颺，不敢挨近，何況喫它。那毒蜂都有拳頭大，產自南疆深谷幽壑之中，口尾均有毒針，無論人獸紮上，即難求活，祇有此花能治，也是罕見之物。餵時全仗妖法禁制，算準花開正在交合欲腐未腐之際，驅遣蜂羣，飛上花田。每花祇餵一隻毒蜂，等蜂嘴插入二花交合縫裏，立時撤禁。蜂受妖法所迫，原出無奈，嘴插在花裏，真是又臭又痛，身子還被花汁粘住。忽然禁制一去，一掙未掙脫，自然發作刺人刺物的天性，掉尾一刺，二次再用力一掙。那花交合後，已經腐朽，自然可以掙脫。可是花毒全部被蜂刺吸收了去，蜂也奄奄欲斃。這纔在毒蜂未死之前，將蜂刺取下，另用妖法祭煉成針。如爲所中，立時周身麻癢狂樂而死，真個厲害無比。林瑞這針，共煉了兩大革囊，傷了無數生靈，纔能煉成。仗此爲惡，不知凡幾。因是煉既奇難，又是祇發不收，傷人與否，祇用一回。前在碧雞坊害人，巧遇白眉禪師，又給他毀了十之七八。近年已捨不得再給門人使用。申武所煉，雖也惡毒，並非原針，所以易爲劉泉所破。劉泉祇是聞名，不曾親會過妖人師徒，因此輕敵，日後喫虧。不提。

劉泉破了飛針，趙光斗跟着放起飛劍。申武原是路過當地，看出劉、趙二人不是同門，潛伏靜聽，恰逢二人談起元江之事，知是乃師對頭，妄想用飛針暗算。一見事敗，仗着精通妖法，竟然挺身出鬥。劉泉和趙光斗自拜在窮神淩渾門下，因以前所學許多法術，當年曾用苦功，棄了可惜，如若用之於正，一樣可以禦患防身，所以每日勤修正道之餘，稍微得暇，便共同練習。不特沒有棄掉，反因受了玄門真傳，融會貫通，比起以前，還要精進。內中最厲害的是當初苦鐵長老所傳五行陣法。遇敵之時，祇要當地有五行之物，便可運用，將敵人圍住。這次本因師言未驗，心中猶疑，妖人突然出現，料定師言必是指此。劉泉立意要將他生擒，拷問來歷巢穴。又知林瑞師徒妖法詭計多端，精於逃遁，一面對敵，暗向趙光斗使了個眼色。意思是道旁森林甚多，五行之中，以東方乙木爲最猛，擒敵較有把握。誰知申武在林瑞門下多年，最得寵愛，也是見多識廣。劉、趙二人如用金火之陣傷他，或者尚能成功，這一想擒活口，卻錯了主意。

申武恰巧最精土木遁法。他見劉泉飛劍神妙，趙光斗人未受傷，忽然隱去，本來就有些留意。又聽劉泉喝道：「你這廝是天門神君林瑞的徒弟麼？」申武脫口答聲：「正是。」言還未畢，劉泉喝得一聲：「好！」便縱遁光，往來路退去。申武雖然心疑有詐，敵人

是個正派門下，未必便爲乃師威名所懾。一則自恃妖法，二則適纔偷聽二人所說之言，僅知是往元江取寶，不知二人姓名宗派來歷。偏生敵人不等答完了話就走，意欲問個明白，回山報與乃師，好做準備。口中大喝：「你二人叫甚名字？快些說出，饒你等不死！」一手指定妖光，縱身便追，鬥處相隔那片森林甚近，瞬息即至。申武追近林側，猛覺眼前一暗。接着便聽萬木號風之聲，眼前又由暗轉明，天地人物，全都無影無蹤，全變成了極濃厚的青綠之氣，將身圍住，映得通體皆碧，身上又似有極大潛力擠壓上來。知道中了敵人的圈套，人已困入埋伏以內，心中大驚。忙運妖光，暫且護住身體，抵禦青氣，不使侵上身來。又取出身帶法寶，化成一道赤虹，待要衝圍逃走。不料劉泉、趙光斗二人法術高深，申武所到之處，俱有千尋綠氣層層圍繞，一任他用盡心力，左衝右突，祇是逃不出陣去。漸覺青綠之氣越發濃重，耳聽敵人喝聲：「急速跪下投降！」聲音近在咫尺，偏看不見人影。敵暗己明，又不知敵人用的是甚麼法術禁制，無由破解，時候久了，知難倖免，正在悔恨焦急，欲逃無計。

也是妖人命數未盡。劉泉見妖人拼命抵禦，不肯降伏，心仍不願就去傷他。方想用法寶拿人，還未下手，趙光斗在一旁主持陣法，一見妖人煙光也頗神妙，竟將東方乙木真氣抵住，急切間擒他不了。忙着收功，便將陣法妙用發動，打算驅遣萬木，將他四面阻住一擠壓，妖光雖然厲害，也無用處。如不見機降伏，立被壓成血泥。妖人被逼無奈，必然降伏。否則就先除了他，再去搜尋巢穴黨羽，至多費一點事，既在此山，不愁找他不着。當時也未和劉泉商量，陣法一經發動變化，申武方苦不支，猛又聽颶風大作，雜以隆隆之聲，恍如濤奔海沸，雷鼓齊喧，驚天震地。響過一陣，沉沉青綠重氣之中，上下四方俱是成排成排的整根大木，如潮水一樣捲壓過來，乍看甚是驚惶。明知邪正水火，降也難逃活命，萬般無奈，祇得仍竭全力，拼命抵禦。真也虧他，這麼厲害的陣法，居然被他苦苦支持，未受到大傷害，直經過了個把時辰。劉泉先因陣法已經發動，也就由他。繼見妖人雖漸勢衰力微，仍借那道虹光護身，大木近到身側兩丈左近，便被阻住。趙光斗仍不住在運用發揮，上下四方大木前軋後擠，幾乎融成一體，頗似一個極大圓木桶子，將妖人裝在裏面。雖然困住，急切間仍傷他不得。此時忽想起俞、魏二人久不回來，莫非也遇見了林瑞手下妖黨？一着急，姑且網開一面，將木陣現出了一條縫隙，把飛劍法寶同放進去。申武見後面突現空隙，祇恐上當，未敢速出。猛想起師父獨門土木遁法甚是精妙，敵人明明是東方乙木之陣，豈不正好借以逃走？想到這裏，又恐敵人陣法中藏有先後天五行互爲生克的變化，借此遁去，無異自尋死路。方在舉棋不定，倏地敵人飛劍，連同一道有尾如剪，具有紅黃二色的光華，似電一般飛來，一到便雙雙將護身光絞住。百忙中認出那道紅黃色剪尾光華，乃苦鐵長老舊時鎮山之寶，名爲金鴛神剪，共是兩把。內中一把，曾經見過，端的厲害非常。敵人飛劍已是難敵，何況又加上這麼

厲害的法寶，這護身朱虹恐要保不住，但又不敢收回。微一遲疑之間，果然虹光首先被敵人劍光法寶絞成粉碎。晃眼當頭，危機瞬息。申武心膽皆裂，情急逃命，祇得拼着九死一生，施展土木遁法，一縱煙光，徑往萬木叢中遁去。劉泉還想生擒問話，劍光法寶沒有遽下絕情，竟被借遁衝出重圍，逃出了險地，後悔已是無及了。

四人見面，說完經過，知天門神君林瑞師徒，必尋臥雲村主蕭逸的晦氣。蕭逸爲人如何，雖然不知，既和妖人對敵，乃妻歐陽霜又是鄭顛仙的門徒，想必是個正人君子。不過師父要幫他忙，就嫌爲期尚遠，也可言明，命大家暫在青螺峪練習道法，算準日期，來此相助，除卻妖人，再去元江，豈不直接了當？何以老早就命步行起身，白受許多跋涉？沿途又沒遇見一點可辦的事。如說是借以磨煉身心，又俱是身輕體健，不畏險阻，誰也沒覺受到絲毫苦楚。四人想了一陣，均不解師命所在。因知妖人業已發動，妖徒二人俱受挫折，難保不疑四人是蕭逸請來的救兵，事不宜遲，速往爲妙。略微商量，便同往臥雲村進發。

那村僻處萬山深谷之中，外有層崖疊嶂屏蔽，以前祇有一個小洞，是入村通路。洞臨廣溪，水流甚急，水面相隔洞頂不過二三尺。人在船中，休說起立撐篙，連坐起來都不能夠，必須臥倒，手足並用，推抵洞頂而行。最底處，船與洞頂相去祇有尺許上下，由洞口舟行，直達村前的落梅澗絕壑之下，有七八里路之遙。沿途石筍鐘乳，參差錯落。端的森若懸劍，鋒利非常，舟面不時擦刃而過，軋軋有聲。長的卻直刺水中，時爲梗阻。遇到山水漲發之時，便村中人也難進出，何況外人。俞、魏二人所經溪邊谷徑，還是近數年間歐陽霜爲種七禽毒果，恐村中溪澗染了果毒，因谷外小源別有泉溪，又流不到山外去，特地開出這條通路，以便看守人來往經行，就這條路，也祇通到村側萬松崖絕壁之下爲止。危崖倚天，仰觀落帽。崖左有一條極窄的裂縫，深約百丈。雖可連肩魚貫而行，但是夾壁縫隙，藤蘚厚密，一線天光，時復隱晦，景象既極陰森，途徑又復曲折。口離地面還有兩丈高下，百年老藤掩蔽其間，下面灌木盤鬱，草高沒人。春夏之交，蛇虺四伏，穿行如梭。在此防守的，都是蕭逸門下健者。每次出入，內設繩梯，外用飛索，由縫口將索頭、鐵抓擲向離壁十餘丈成抱大樹之上扣牢，然後挨個跳索懸空而渡。壁間藤苔草樹，全不損折。外人即使能到，也是即此而止，休說入村，直看不見絲毫人迹。防守時存身所在，是一崖洞，就在毒果林旁谷壁之下，也極隱祕，如不出聲，也難發現。此外村中還有一條通往山後琵琶壟的道路，也是危絕，須要攀崖縋磴，翻山過去。全村除去蕭逸，祇有幾個武功最好的能手能夠攀渡。

蕭氏上輩，由明季年間帶了家屬戚友門人，一同避世，來此哀牢山中，先隱在一個山谷

裏面住了數年。後來蕭父玉叟冬遊到此，無心中發現這水洞，天寒本來水淺，恰巧那年的水更淺，水面相隔洞頂幾達一丈四五尺以上。蕭氏全傢俱精水性，便聯合十幾個同遊的少年戚眷，同門世弟兄，斫木以舟，燃着火炬，逆流往探。頭兩次俱爲水中大石、鐘乳所阻，不得窮源。蕭父爲人最有恆心，末次換了入水衣靠，泅行而入，居然通過，尋到這一片世外桃源，高興已極。回去說與父母和同隱諸家，大舉前往。先合羣力，將幾個最礙舟行的大石筍、鐘乳能毀的毀去，過大不能毀的，設法探路繞越，不消多日，便即開通。悄悄全數移入，端的塵飛不到，與世隔絕。除卻天仙空中飛過，可以下矚，否則踏遍四外山頭，也難看見。真比起桃花源，還要險僻幽奇得多。村人已歷三世，所闢良田桑圃，果園菜畦，何止千頃。連左近土人山民，都不能知此中還有樂土。所以四人連在山中奔馳尋找，均未發現。如非魏青中毒腹瀉，巧走溪邊，聞得村中人語，就由高處望見，也祇當是一個素無人迹的死谷，怎識此中別有天地。

俞、魏二人還以爲走回適纔溪谷，便可令守樹村人引導，如其不在，也不難循徑而入。及至四人趕到谷口，毒果林的左近，大石後面，先時守樹村人一個未見。順路前行三二里路，便到盡頭，祇見迎面峭壁千尋，矗天直上。那條人行小徑，本就不顯，早爲深草所掩。近壁數十丈，直不似平日有人行過。四外草樹叢雜，荊榛匝地，更不似可通別處情景。壁苔繡合，綠肥如染。崖頂萬松雜音，一片青蒼，時復挺生於石罅崖隙之間。崖腰以上，疏密相同，滿壁皆是蟠屈鬱伸，輪囷磅礴，恍如千百虯龍，盤壁憑崖，怒欲飛舞。更有葛蘿藤蔓，寄生蒼鱗鐵幹之上，盡是珠絡彩纓，萬縷千條，累累下垂。一陣山風過處，先吹起稷稷松聲，山谷皆鳴，彷彿濤涌，清喧未歇，虯枝齊舞。又見絳雪亂飛，落紅成陣，花雨繽紛，漫天而下。境固清妙，幽麗絕倫，可是用盡目力，也找不到一個人影。如說村人是絕迹飛行，越崖而至，證以所聞，又覺不似。

正尋不到入村途徑，意欲折回原路尋找，趙光斗猛然一眼看到左側一株大樹上，樹幹樹皮均有新斷裂痕跡，忙和劉泉說了，四人一同趕到樹下，俱都是行家，一看便認出是銅鐵抓傷。抓的來路，卻在崖壁那面，並且抓處有新有舊，樹皮上裂痕累累。崖頂既高，以此上下，實不可能。由上下縮，僅可垂直降落，也無須此。崖壁上又無着足之處，即有，從何可至？正在不解，劉泉面對對崖，運用慧目，一再諦視，忽然失笑道：「這位蕭村主和歐陽道友，想得真好嚴密的道路，無怪山外人都說近山數百里沒人家呢。」趙光斗聞言，首先發覺壁間藤蔓中，隱有一條裂壁縫，老藤根上也有抓裂之痕，相隔頗遠。如換常人，萬看不出。纔料定通行由此。接着，俞、魏二人也隨劉泉手指處發覺。正在商量飛越查看，忽聽身後不遠，谷壁上有人喊道：「四位朋友大姓高名？意欲入村，有何見教？且請少停見示，再進如何？」

四人回看，乃是兩個短衣裝束、身佩刀劍鏢囊的壯漢，俱都伏身左邊谷壁之上，剛剛站起，相隔也祇二十多丈遠近。俞、魏二人一聽口音，便知是谷中守樹的村人，想是窺伺已久。雖然一方路生，一方路熟，又都在一心探路之際，沒有留神，但以四人耳目靈敏，竟未發覺有人尾隨，可見武術輕功，已臻上乘地步。村人如此，主人可知。劉泉當先答道：「貧道劉泉師兄弟四人，原奉師命，往元江大熊嶺去尋師叔鄭顛仙，辦一要事。行經此間，路遇妖人天門神君林瑞的徒弟甘熊、甘象、申武三人欲加暗算，被我等將他們打敗逃走。因此得知他們與貴村主夫婦爲仇，早晚必來謀害，特地入村相助，問明此事，共商除賊之策。但是初到貴村，路徑不熟，剛發現壁上裂縫，便遇二位相喚。不知對壁可就是入村的通路麼？」說時，二村人已從谷頂縱落，行近前來，深施一禮，說道：「四位尊客，令師既與鄭師祖顛仙同輩，定是家師母的同門道友了。晚輩是柴成、郝潛夫。蕭村主乃是家師，現時正受了妖人暗算，養病村中。此間從無外人足迹，四位尊客新來，可能暫留貴步，容晚輩入村稟過家師，專誠迎候，少免簡慢如何？」

原來柴、郝二人，還有一個同門，乃蕭逸之侄蕭野，同守果林，並未他去。因藏處隱祕，四人過時，一聽俞允中說石後守者不在，便忙前行，沒有細看。蕭野見有生人到此，疑是妖人黨羽尋仇，便要動手。郝潛夫比較年長心細，一則看出四人輕身功夫奇異，直似凌虛飛行，未必能敵；二則四人相貌清奇，都帶一臉正氣，又未想取毒果。如是妖黨，必從山後，不會由山前來。料是無心到此，行至盡頭，必要折回。當時攔住蕭野，讓他持着歐陽霜護樹靈符守候，自和柴成援上谷頂崖壁，尾隨下去。跟到盡頭，見四人盤桓不走，意似尋路，遠隔話聽不真，方疑有異。後來趙光斗發現樹上有傷痕，四人全到樹前，齊朝壁間注視。劉泉忽又失聲一笑，看出壁縫通路。吉凶莫測，郝、柴二人正在着慌，所幸樹下相隔較近，劉泉語聲又大，纔聽出來人像是乃師朋友，不是仇敵，但還不敢造次。見四人已將飛身而上，忙即出聲喚住，欲請四人暫留，回村稟告主事的師兄尊長，先商討一下，再定迎拒。劉泉知他用意，便笑答道：「貴村桃源樂土，素無外人，我等不速之客，原應先容纔是。祇是令師已經受傷，妖人師徒尚在不肯甘休，事屬緊急，來去須要快些纔好。」

柴、郝二人連稱遵命，忙向樹側深草裏尋出一柄上繫長索的鐵抓。郝潛夫命柴成陪客暫候，自己去去就來。將抓照準對崖擲去，立時抓緊壁上。柴成伸手要過索頭，手微一抖，扯了個挺直。郝潛夫拱手道聲怠慢，飛身到了長索上面，兩腳微停頓處，兩手一分，便踏着長索斜行向上，箭一般朝壁間射去，晃眼到達，進了壁縫裏面。那根長索始終筆也似直，人行其上，毫不彎曲。劉泉笑道：「二位武家功夫練到這等模樣，也真不是一朝

一夕之功呢。」

郝、柴二人早看出四人本領不比尋常。柴成聞言，疑是說他成心賣弄，連忙收了索抓，遜謝不已。劉泉知他會錯了意，方在慰解，談沒片刻，忽見壁縫現出二人。當頭一個，正是郝潛夫。後面跟定一個十二三歲的幼童，一出現連喊道：「家師已在危急之中，四位前輩既允相助，足感大德，就請駕臨吧。」四人見他來去甚速，面帶驚慌，料知村中出了變故，不及細問，劉泉首喊「快走」，四人各駕劍光飛身往壁縫中飛去。郝潛夫和那小童見四人果是劍仙一流，不禁驚喜交集，拜倒在地。劉泉攔道：「令師危急，休再拘禮，速行爲妙。」郝潛夫忙令柴成仍回原地通知蕭野，一同防守。自己急匆匆縱上縫口，順着夾壁，領路當先，朝前面跑去。

四人見郝潛夫腳底甚是迅速。那小孩相貌尤爲清奇，跟着同跑，不時拿眼偷覷四人，大有歆羨之色，並未落後，俱都心中讚賞。魏青性急，憐他年幼，邊走邊撫他道：「你這小孩，也在黑崖縫裏跟着急跑。我抱着你走，一來省你受累，跟不上我們；二來也好問你的話。你看如何？」那小孩腳程本不在郝潛夫以下，因見四人到來，觸動平日心志，存心跟着走，意欲伺便說話。祇是當時驚喜過度，心頭怦怦亂跳，又在相隨急行之中，四人也未開口，恐怕說錯了失禮，正在打主意開口，聞言正合心意。又恐仙人看輕他年紀小，急走不動，忙答道：「我雖年幼，這條路卻是跑慣，再走快點也行。不過想跟大仙求教，如蒙攜帶，感激不盡。」隨說，順着魏青的手一拉，便似猴子一般，輕輕落在魏青手腕上，雙膝跪定。魏青見他應付敏捷，上身時還提着氣，竟似賣弄，身子輕飄飄的，愈發高興，便用手將他抱住，問他姓名年紀，父母是誰。

原來這小孩名叫蕭清，父母雙亡，自幼從叔學藝。日前乃叔臥雲村主蕭逸和愛徒吳誠在後山獵鵰，爲妖人所傷，病倒在牀，今日愈發沉重，眼看臨危。全家子侄門人，正在愁急無計。蕭清年紀雖輕，卻是生具異稟，絕頂聰明，任何武功，一學就會，一會便精。蕭家子侄及衆同門，均極愛護。他見衆人祇顧焦急忙亂，一籌莫展，暗忖：「堂兄堂姊，俱被嬸母用法術封閉竹園以內，他們不能出，別人不能進。吳誠不說，叔父傷勢凶多吉少，妖人還難保不來。大師兄何渭，人又忠厚老實，拿不起事。何不趕往元江大熊嶺，去找尋嬸孃來此，救人報仇，方是上策；徒自着急，有甚用處？」正盤算要去，恰好何渭想起師兄弟中，祇有吳、郝二人足智多謀，今日郝潛夫偏生該班輪值，守那毒果。師父傷勢忽轉兇險，有心想瞞了師父，前往大熊嶺求救，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。見蕭清走過，便和他說了，意欲喚回潛夫一商。蕭清力請自往。何渭嫌他武功雖好，年紀太小。最後說道，喚回潛夫商定，再行派人前去。

蕭清領命出村，心嫌何渭行事過緩，本意潛夫給他喚回，自己仍舊背人前往求救。行近夾壁之際，猛想起：「嬸母歐陽霜，因當初一句話說錯，幾乎害她被叔父迫得慘死。後來傳授親生子女道法，因記前仇，一任叔父求情，自己跪懇，堅不肯傳，並不準堂兄妹私相授受。上次行時，曾說叔父大禍將臨，她奉師命辦一要事，三個月內不能離開一步。如不聽話，明知叔父有甚凶災，也決不回來探看，話甚堅決。何況求救的人又是自己，看她平時心性，定置之不理。」越想越覺此行無望，不覺走進夾壁以內，正在傷心難受，忽見對面有人飛跑而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郝潛夫。一問來意，聽說壁外來了四個異人，不禁心中一動，忙對潛夫說：「師兄，你怎這般糊塗？師父和吳師兄俱在垂危，巴不得來個救星。來人如是妖黨，既然得知前村出入口，憑你二人攔得住麼？況又提起鄭師祖和師父受傷之事，明是嬸孃的師兄弟無疑，你何不叫進來？師父都不能說話了，還問作甚？要是怠慢走了仙人怎好？」潛夫本料來人決非敵黨，祇因村中多年無外人進出，師父令規極嚴，干係過大，想先問一聲。不料一半天工夫，傷勢會變得如此兇險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，再被蕭清一埋怨，更覺自己不應過於小心，爲救師父，就拼着擔點責任也是應該，還請甚示？再者，來的又非可攔之人。忙說：「師弟話對，我們快走。」蕭清路上再把蕭、吳二人險狀，加枝添葉一說，潛夫更害了怕。所以請進四人，連話都顧不得細說了。

蕭清久欲從一仙師學道，先聽來了嬸嬸同輩，雖料是仙人一流，心已大動，但還在疑信參半，不知來人有無嬸嬸那等本領。及見四人凌空飛來，虹光電掣，竟比嬸嬸飛劍的光華還要強盛神奇，愈發死心塌地，誓欲擇師而從，不允不止了。四人見他對答如流，敏慧異常，俱甚喜愛。

大家行不多時，壁縫漸寬，前面有了微光折射而入。再轉一彎，天光透處，已將夾壁走完，入了臥雲村境。那村在原始時，本是一座大山。後來山頂噴火，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，遭受多少次的地震，纔崩陷出這麼一片廣大深祕的盆地。因是其山穴底，地面比山外要低下好幾十丈，四外山形都崩成了百丈的斷崖，將此村團團圍住，內外隔絕，成了一個長圓形的天生屏障。又當哀牢山中最高之處，外觀十之八九，俱是赤崖若屏，矗天直上。休說是人，便是猿鳥也難攀援飛渡。加以形勢醜惡，寸草不生，既不能上，又無可觀，所以亙古絕少人迹。萬松崖那一面，雖然松杉滿崖，景物清幽，但又僻處幽谷之中，山重嶺複，遮蔽頗多，遠近俱難窺見，連本村主人發現這條道路，也僅數年內事。即便有人入山選勝，探幽到此，也不過耳聽松濤，目窮黛色，望崖興嘆，無可攀昇。哪會知道危崖峭壁以內，還藏着這麼一個桃源仙境？如不是近十年蕭逸師徒靜極思動，常

由後山翻出，往琵琶壟行獵，與天門神君林瑞相識，惹下許多事故，長此終古，也未必會有人知道呢。

劉泉等四人甫入村境，因面前一段是兩座小山夾成的一條曲徑，山上滿植松篁，山腳栽着兩行草花，雖然清麗，還未覺出怎樣好來。及至行近山口，突聞犬吠之聲三五遙應，又有水車聲響遠遠傳來，頗有江南風味。空山得此，倍覺有趣。出了山口，豁然開朗，眼前倏地現出千百頃平疇綠野。居中一條寬闊道路，桃柳成行，樹皆成抱。兩旁盡是水田，一畝之大，過於常畝三倍，無不整齊方正，阡陌井井，宛如方罫。田岸俱寬丈許，四旁均有竹管一條，粗逾人臂，直通到底，以爲引水灌田之用。陣風過處，吹蕩起千層碧浪，時聞稻香。四外俱是高崖，綿延不斷，將村圍繞其間。因已日落黃昏，村中力田之人多已相率歸去。三五村犬遙見生人，一同鳴吠奔出，被郝、蕭二人呼叱回去，兀自遙望，狺狺不已。這一大片水田走完，又過了兩處桑林梅林，忽見水光接天，面前現出百頃湖塘，活波溶溶，風翻細浪，時有游魚戲水，掉頭擺尾，跳躍水面，水甚清潔。全村人家，十九濱湖而建，俱在湖東南面。村主蕭逸的家，獨在北面，與高崖繼續相連的小山腰上，背山面湖，層樓高閣，飛橋複道。左是竹園，右是橘林。高下寬窄，依着天然形勢佈置建築，頗具匠心。行近湖前，便隨郝潛夫抄近路直奔小山之下。途見蕭家門前山麓之下聚着多人，料病人危急，無心再觀賞景物，一路飛馳，頃刻走到。

村人見郝、蕭二人同了幾個生人走來，有的上前問訊，有的直奔入門。蕭清聰明，爲省多說稽時，祇說：「這四大仙都是嬸孃的師兄，少時再對你們細說。」說完，便和郝潛夫揖客同昇。上山有就着山石鋪設的磴道，小徑紆曲，共分數截。除石地外，繁花滿山，燦如雲錦。蕭家門外有一片石坪，大約數畝。石地隙裏疏落落挺立着十幾株梧桐，石桌石墩散列其下，棋枰三兩，間以茶具。想見春秋佳日，對枰飲茗，迎風弄月，盡多樂事。四人雖是偶然涉目，俱覺清景芳淑，主人決非俗士。因已到達，剛將腳步放緩，蕭逸大弟子何渭已經得信，帶了諸同門趕出，見了衆人，施禮迎接進去。家中還有蕭家子侄尊親，聞說來了仙人，齊來拜見。

劉泉問知蕭逸、吳誠二人傷勢愈危，醫藥無效，現已昏迷不醒，對衆說道：「妖人林瑞所煉血焰針，端的厲害，如爲所中，立時周身麻癢，狂笑不止而死，哪能活到數日之久？諸位所說先輕後重情形，不是林瑞心有顧忌，不肯遂下毒手，致樹強敵，便是別有所圖，志在要挾。否則令師所遇，雖不是他本人，他那三個徒弟，我四人適纔已經先後相遇，所煉妖箭妖針，俱與他們心靈相通，並無血焰針厲害。人被射中以後，無論當時逃脫與否，均可用他本門之法，遙行操縱，生死輕重，悉隨其意。如我所料不差，今日這般沉

重，昨今兩日，可有甚麼朕兆麼？」郝潛夫見劉泉來時那般匆遽，進門不先探看病人，卻問及瑣細，好生不解。方要答言，蕭清已搶着說道：「適間見面匆促，不及細談。今早叔父還沒有此刻沉重。忽從山下跑來一隻小鹿。這東西近年我們原養有十幾隻，大師兄還道管鹿圃的人不小心，師父受傷心煩，怎把一隻小鹿放下山來，滿屋亂轉？當時轟了下去。事後我纔想起，我家小鹿俱已生角，這祇是禿的不說，身上還盡是紅黃道子，要是山外的鹿，怎會進得村來？鹿眼又那麼發直，進門之後，朝着叔父房門，又點頭又畫腳；出門到了石坪上，繞樹亂轉；下山時臨空下跳，神氣很慢，像是有東西托住神氣。諸般俱覺異樣，恐怕妖人鬧鬼，和諸位師兄說，俱當我多疑生心。我賭氣趕往鹿圃去查，柵門未開，也不見此鹿在內，偏生守圃人不在。再跟大家說，定又當我看花了眼。至今奇怪，午後叔父就越沉重了。」

室中諸人本切盼仙人治傷，正嫌他說話絮叨，何、郝二人更欲插口，忽見劉泉笑道：「你真聰明有見識。果不出我所料。」說罷，倏地回身，把手一揚，先是一道白光，直朝門外梧桐樹下飛下，口中大喝道：「大膽孽畜，還不將東西獻將出來贖命，難道還要我親自動手麼？」言還未了，便見黑影一晃，從梧桐樹下跑出一個周身黑毛，手持兩面上畫符籙鳥獸的令牌，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抱頭鼠竄，戰戰兢兢，欲待覓路逃去。無奈身子已被白光圈住，剛跑進了崖口，便被攔住。怪物看勢不佳，好似又怕又恨，忽然把心一橫，口中牙齒錯得亂響，倏地掉轉身，又往先前藏身之所奔去。誰知劉泉一動手，七星真人趙光斗也聞言警覺，看破妖人伎倆，有了防備，不等劉泉發令，早飛身搶到樹下，手指飛劍，化成七點星光，先向一株大梧桐下一繞，破了邪法，就勢將樹上受禁的鎮物搶到手中。接着一晃身形，行法隱去。怪物撲了個空。手中令牌一畫小鹿，一畫烏鴉，原是妖人林瑞準備給他化形脫身之物，又爲劉泉所破，失了效用。頭上面敵人劍光又在緊緊追逐，就要飛下，知難活命，一時情急，忙伸手用力一抓胸膛，嘩的一聲，毛皮裂開尺許。跟着伸手到皮層以內取出一物，向着劉泉口吐人言，正要發話，不料百忙中忘卻趙光斗隱身守伺在側，一把將它奪去。怪物見身帶工具全失效用，情知逃了回去，林瑞師徒心狠手辣，也決難容怪物活命；何況力竭勢窮，已落人手，想要逃走，談何容易。雖然後難方殷，暫時仍以求活，權保性命爲是。念頭一轉，立向劉泉身前跑來。

魏青早就躍躍欲試，正要飛劍出去。劉泉識得怪物用意，並還有用它之處，忙遞眼色，止住魏青，祇和趙光斗各用劍光，將怪物四外圍住，並不速下絕情。怪物晃眼走近，朝着劉泉跪下，哀求大仙饒命不置。衆人見那怪物生得與人一般無二，祇是通體黑毛，與人熊相似罷了，劉泉也不理怪物，先從趙光斗手上要過那禁制之物一看，乃是兩個木人，上有血迹符咒，寫着蕭逸、吳誠兩人姓名，全身釘有細似牛毛的刺，頭上胸前寫有一個

大「火」字，六個「人」字。趙光斗道：「大師兄留意。看這情景，林瑞妖法狠毒，莫不用的是反七煞吧？」劉泉含笑點了點頭。向怪物道：「你逃而復回，是何居心？既要打算下毒手，以求活命，爲何早不下手？」怪物哀聲答道：「那惡人雖然許我立了這件功勞，便和他們一樣，銷去我禁制真靈的鎮物，褪去這張附身熊皮，復體如人，收歸門下，無奈害的是我至尊親長。當初我無顏立足，自逃入山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他還好言安慰，並未逼迫；平日相待，又祇有好處，並無惡意。想起前情，委實不忍下手。適纔連受催逼，纔勉強去了兩道符咒，隱身樹下，聞聽談論病人，苦痛萬分，人事不省。他那生魂又一味倔強，寧死不肯向我屈服，順從惡人師徒之意。正看着難受，無計可施，諸位大仙駕臨，我還以爲惡人法術神妙隱祕，再也不會被人看破。便是露出馬腳，難以抵敵，也可仗這兩面化形神牌變化逃走。誰知大仙神目如電，玄機莫測，一舉手便先迅雷不及掩耳，破了潛形之法。我看出劍光神妙厲害，卵石不敵。當時如將木偶身上刀火二符一撤，受傷本人必定立即消滅。惡人那裏一接警報，自會用收形大法，將我救轉；即或無及，也可火遁逃走。祇因不忍下此毒手，略一遲疑，便被劍光隔斷。我本無心害人，一意逃生。後見令牌連晃，不能變化，方纔着急，求生心急。又見劍光祇阻前進，不在樹下守護鎮物，想趁冷不防，猛遁回去，祇傷吳誠一人，仍可火遁逃走。萬不料一切行動，均在二位大仙明鑒之中。如今身陷羅網，又失卻法寶鎮物，大仙便放我回去，惡人也不容我活命。但是這反七煞誅魂大法，外人決難破解。望求大仙念在小人本無害人之心，被迫無奈，情非得已，饒我一條狗命，情願代破此法，暫貸一死。就這樣還望諸位大仙聽小人說出機密，速將惡人師徒除去，始能保住殘生。」

說時，蕭、郝二人見他目光清靈，口音甚熟，已看出是個熟人。正要插言，劉泉已發話道：「你當這反七煞妖法，我就不能自破麼？我不過想查問你是否居心害人和說話真假罷了。聽你所說，原是這裏熟人，雖不知以前爲人如何，所說倒是實情。能恕與否，尚且難定，暫時權且饒你。連妖人師徒，一二日內，對你也不致有所加害。等問明之後，再作計較。如今救人要緊。」說罷，便命蕭清速取泥土捏二泥人過來。蕭清本想和那怪人說話，奉命而去。蕭家衆人，也有話要問，因劉、趙二人忙着破法，俱沒敢開口。一會兒泥人取到，劉泉笑對俞、魏二人說道：「師弟不要見笑，愚兄又要重爲馮婦了。」當下掐訣行法，運用真氣，雙手一拍泥人，立時粉碎，化成一團灰煙，向木偶身上飛去。晃眼包沒全身，又復原形。不消半盞茶時，所有木偶身上符咒字迹，俱從泥人身上透出。劉泉猛地大喝一聲，向泥人頂上一拍，立即裂開，木偶便從口裏脫穎飛出。劉泉伸手接住，又向怪人要過先取的幾道妖符，貼在上面。然後挨次伸手，將木偶身上刺針符印一一行法取下。每取下一符一字，那木偶身上便若有知覺，好似受苦已極，自行顫動不休。取到「刀」、「火」二字，木偶無故自裂，齊如刀斬。接着無故化成一道白灰。同時蕭

逸房中，便有了聲息。劉泉隨取一粒丹藥，吩咐郝潛夫速與蕭、吳二人服下，切忌勞頓，少時痊癒清醒，我等再行入內相見。

潛夫拿了丹藥剛走，蕭清忽然從屋內奔出，喊得一聲：「叔父、師兄好了！」便跑至劉泉面前，抱膝跪下，指那怪人哭訴道：「他是我哥哥，定被妖人所害，落得這般光景。求仙師快些想法，救他一命吧。」劉泉吩咐蕭清速起，且不答話，先問何渭，可有靜室。何、蕭二人同聲道有。劉泉道：「此時病人魂纔歸竅，數日摧殘，元氣受傷太甚，服了家師靈丹之後，還得將息些時。祇可着一人對他們略說大概，即令安臥，不可多言勞神。到了子夜，自必痊可。我等已與妖人開釁，後事尚多。這個妖黨也有許多話要去靜室之中詢問。除蕭清外，餘人如不在此居住，回家須要早走；否則少時貧道等爲防妖人再來，將這所房子一行法封鎖，今晚就不能出門一步了。」室中諸人俱是村主蕭逸的至親子侄和門下弟子，本就朝夕侍疾，極少離開；又見仙人降臨，諸多靈異，愈發大開眼界，俱說不走。劉泉道：「此時離行法還有一會兒。適見山下聚集多人，想是關心蕭村主的安危。速去傳話，就說山外延來醫生，傷勢業已轉危爲安，祇是病人最忌喧鬧，可速散回家中，不到明早，不要再來。今晚子夜，這一帶如有異聲異狀，千萬不要出視，祇可裝作不聞不見，各自安睡，省得一個照顧不周，受了波及。來時我見除村主山居外，村人房舍，最近的也在對面湖濱，相隔不下里許，真是再妙不過。爲防萬一，最好另命兩個膽大心細的人，持我靈符，在離山半里外等候，再待半個時辰，便禁衆人由此通行。候至稍有動靜，即向附近隱祕處藏身，以免沒招呼到村人，無心走來，受了暗算。」

蕭清接口道：「本村共總十姓，除了親戚就是師友，並無外人；個個都讀過幾句書，練過幾年武。一有甚事，祇消吩咐下去，彼此遞報，頃刻傳遍全村。尤其家叔是一村之主，言出法隨。如今臥病，由何師兄代爲掌管，也是一樣。相信決無一人不知，也無一人敢於違犯的。」劉泉喜道：「我因妖徒連爲我等所傷，如今又破了他的邪術，恐其入夜尋仇，不得不預爲之計。本來這守候人匆匆難得其選，既然如此，省事不少，便不用吧。」說罷，悄命七星真人趙光斗在門外石坪之上守候，衆人各自散入別室。自和俞、魏二人，押着那形似黑熊的妖黨，由蕭清引路，同往後面靜室之中走去。

三人方入室坐定，劉泉倏地將手一揚，立有一片光華飛起，形如半圈光網，將門窗一齊閉了個風雨不透，然後指着那怪人怒喝道：「你既口稱爲勢所迫，不願害人，情甘棄邪歸正，以求免死，爲何還要鬧鬼？快些供出，免遭慘戮，形神俱滅！」蕭清入室，本欲二次求恩，忽見劉泉面上頓現怒容，光華脫手飛起，疑心要下絕情，嚇得跑上前去，抱住那怪人，一同跪倒，一味哭求，也沒聽見仙人說甚話語。那怪人見劉、趙二人道法通

玄，料事如見，本就懷着鬼胎，仗有蕭清代他求情，心才略寬。一聽劉泉怒聲喝問，早嚇了個心膽皆裂。先因那一個是蕭氏夫妻對頭，事全由她而起，如說出來，休說仙人，先就有人不肯饒她，何況這四人又必是歐陽霜的朋友，如何能容？不說出來，至少還可以捨了自己，放她回去爲人，所以沒有供出。不料仙人慧目，早已洞矚隱微，知瞞不過，左右都難免死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把心一橫，大聲說道：「大仙既然道法高深，神目如電，我那同來的人，想也難逃回去。要我供出底細，事有礙難，比殺我叔父還苦。此乃我自己不慎，失身妖黨，平日受盡凌踐欺壓，牛馬不如，今日命該慘死。生魂回去，還得長受妖人禁制；你就饒我，也祇逃命一時，未必便能爲我出力冒那奇險，奪回鎮物。還不如直截了當，速賜一死。別無他言，任憑發落便了。」

劉泉見狀，微一尋思，冷笑道：「你倒想得開。我知天門教下，殘忍惡毒。入門必須身爲異類，服役三五年。末了還須殺一至親最近之人，方準脫去皮毛，復體還原，收歸門下。妖人令出必行，稍有違忤，便將生魂拘去，日受驅策，永墮沉淪，祭煉妖法，從無一人稍具天良。那人是你甚人，爲何死在臨頭，還要這樣護他？」怪人聞言，還未答話，蕭清聽出原因，忽然省悟道：「哥哥，你爲了表姊出走，做出無禮之事，無顏在此，纔翻山逃去。聽你口氣，莫非你二人都在妖人門下，同來的便是她麼？你不要糊塗，這四位仙師，來時我已請問過，俱從雪山到此，與嬸孃從沒見過哩。果真表姊同來，不妨說出，祇要有萬分之一可恕，兄弟寧死，也必救你二人，仙師也不會不發慈悲。仙師妙法，你早見識，業已洞悉隱微。你還要隱瞞，豈非誤了你，還要誤她麼？」

一面又朝劉、魏、俞三人哭求道：「這是弟子哥哥蕭玉，本非惡人。同來那人，想必是我表姊崔瑤仙。想當初，先母一時不合，言語傷了嬸母，以致叔父誤聽先母和崔家舅母之言，鬧出許多事故。後來嬸母得道回家探望子女，先母已經身死。舅母本精武功，見人雪夜窺探，疑是村中來了外賊，苦追不捨。嬸孃本就懷忿，回身理論，言語失和，動起手來。誰想嬸孃遇救從師，已精劍術，一照面便將舅母點傷。舅母逃回告知逸叔，原欲說嬸孃不好。不料逸叔事前早明白過來，祇是回中沒有說出。本已悔恨萬狀，聞言立即追出，率衆門人兒女，踏雪苦尋嬸孃，以求夫妻重圓。天明未遇，歸來反把舅母數說了一頓。因正當舅母傷後，一怒而亡。舅父時已早死，舅母臨危喊來表姊，哭命報仇。我哥哥和表姊，從小一處長大，本極要好，有過婚姻之約。表姊爲報母仇，先要哥哥等嬸孃再來，幫同下手行刺。哥哥因逸叔是長輩，不肯。表姊行刺未成，留書給哥哥，說她出山投師，不是自報親仇，便是哥哥代報，方能歸結連理。我哥哥由此便終日好似瘋魔，時清時迷，兩三次做出無禮之事，終於失蹤出走，一去不歸。彼時後山無路，水道出口有人把守，竟不知他二人怎樣走的。叔父用盡方法去尋他們，連嬸孃也代向山外尋

過，均無蹤跡。哪曉會誤投妖邪，變成這個畜生樣子。他二人雖是有罪該死，情實可原。中間曲折還多，一時也說不盡。務望仙師大發慈悲，暫時饒他二人，弟子定叫他供出實情便了。」

說時，屋外天空中，似有光華一閃。劉泉笑道：「好蠢的業障！你祇當我要你供出，纔擒得到她麼？如不看在你弟天性孝友，適纔早將你立斃劍下了。你回頭看那身後是誰？」說罷，將手一指。蕭清、蕭玉同時回望，門口光華裂開，室外似有七點星光閃過，光華重又將門封上。劍光分合之間，憑空一隻大馬猴，戰兢兢跑了進來，見劉泉端坐室中，嚇得轉身就要逃跑。蕭玉看見馬猴，雙手緊緊抱住，早不顧命翻身跳起，哭道：「妹妹！你怎會也落入人手，還沒逃去？這都是我們兩人命苦，受盡千災百難，如今落得生死兩難。快些隨我跪求仙師，看看能否看我兄弟情面放你一人，將我生魂帶了回去吧。」那馬猴也口吐人言，哭道：「我也因叔父不是娘說的仇人，和你一樣，老不忍心下手。後聞你已被擒，恐連累你，越發膽小躊躇。一會兒又聽諸位仙師找尋靜室，似要審你。打算冒險尋你，相機救了同逃。拼着答應那廝，祇求饒你一命，放你逃走，再將那廝刺死，然後自殺。不想纔一走出房門，便見一道長電一般飛來，將叔父房門守住。又用七星光將我逼到此地，自入羅網。叫我害了你獨自求生，休說人家不肯，就肯，我於心怎忍？不死，妖人下手更毒。死在一處原好，祇是死後魂魄必被妖人拘回，天長地久受折磨，怎受得盡啊！」說罷，熊、猴俱抱頭痛哭不止。

允中見狀，不由觸動情懷，不等蕭清開口，首先代他們求情。蕭清聽出馬猴是崔瑤仙幻化，愈發苦苦哀求。劉泉喝道：「你二人自尋苦惱，怨得誰來？單是哀哭，有甚用處？可曉得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麼？」崔瑤仙畢竟女人心細，雖在悲痛至極，早偷覷着劉、俞、魏三人的辭色動作。聞言知有活路，立時轉悲爲喜，忙拉蕭玉雙雙近前，跪下叩頭說道：「我二人誤入邪途，非出心願，無奈妖法禁制，不能脫身。今見仙師法力無邊，如蒙救援超脫苦海，固是恩深再造，即或死罪難容，也求大施法力，免我二人魂魄受禁，永無翻身之日。」還待往下述說，劉泉接口喝道：「我一來便知還有妖黨在室，恐逼成變，故未進去，特地誘你出來，以免玉石俱焚。不料你二人天良均未喪盡，雖然該死，姑念事出無知，蕭清苦求，及俞仙師的情面，索性成全你們，使復人形，就便將此兩副皮毛，爲你們抵禦妖法。妖人未除以前，你二人在此室中靜坐，不可擅離，方保無患；否則身死魂戮，休得後悔。」二人及蕭清都喜出望外，悲喜交集，叩頭不止。劉泉又命蕭清速取兩身男女衣服鞋襪備用。隨後從法寶囊內取出四十九根竹籤，分插地上。命蕭玉先走近前，運用玄功，施展仙法，手掐靈訣，由頂門往下，全身連畫十幾下。恰好蕭清取來衣物，蕭玉全身忽起裂縫。劉泉照樣行法，畫了崔瑤仙。用手朝蕭玉身上連扯了

幾下，一張整的熊皮應手而起，立時復了原來人身，現出一個赤條條的二十多歲英俊少年。劉泉吩咐火速穿衣。又各給了二人一粒丹藥。又命少停由蕭玉代崔瑤仙如法施爲。事畢穿衣以後，將兩身獸身拼成兩個整的，鋪於竹陣之內，各在室中靜坐，自有靈效。

說罷，同了俞、魏、蕭清三人，收了劍光，去至室外，用法術封閉全室，同往前面蕭逸屋中走去。趙光斗業已先在那裏。蕭、吳師徒二人也已清醒，漸復原狀，見劉、俞、魏三人進來，方欲伏枕叩謝，劉泉再三攔止，互相通問，落座敘談。劉泉道：「貧道一來，便見室內隱隱邪氣，知道妖人狠毒，除門外石坪暗設禁制外，室內尚有埋伏。彼時既恐入室驚走妖人，又恐其鋌而走險，稍一防衛不周，便爲所害。同時外面妖人禁制，又最關緊要，偏他身形已隱，祇見妖氣，一擊不中，必誤大局。思量再四，決計不進室來，先拿話引逗外面妖人，果然中計心虛，微一動轉，便被我看破，將他擒住。以後查見他已是真心降伏，卻不肯供出同黨。雖還不知內中曲折，卻正要他如此，以免室中同黨知我看破，激出變故。料她等我一離開，不是乘機遁走，便來窺探，先未害人，此時決不肯輕易下手。一面暗請趙師弟預伏門外，誘之入網。一面故尋靜室，審問被擒妖孽，誘使入網。不料這兩個妖黨，俱是府上親屬。適見他們質地均屬不惡，不知何以至此？主人新癒，不宜多言。在座諸位，可有人得知此中細情的麼？」蕭逸聞言，嘆了口氣，眼睛一紅，便命蕭清代答。蕭清這纔細說經過。

原來蕭氏全家隱居哀牢山，雖歷三世，年代卻不甚久遠。祖上共是弟兄三人，還帶着數十家共患難同進退的親戚友人。蕭逸之祖是老三，晚年纔生蕭父。自來幺房出長輩，加以蕭逸天資穎異，博學多能，山中一切禮法教養，耕作興建，多半出於他的策劃部署。全村老幼，從小本就贊服他的才幹技能。自從他發現臥雲村這塊洞天福地，安居不過幾年，他的兩輩老人相繼下世。蕭逸雖僅二十左右年紀，但是村中一般年紀大，輩分最高的，也不過是些叔伯兄弟，俱沒甚本領。自知才幹不濟，而且年事又高，難任繁巨，連照定章選了幾次村主，無人敢於承當，結果衆望所歸，還是選了蕭逸。蕭氏世傳武藝，蕭逸仗着天資聰明，愈發觸類旁通，高出儕輩。這一當了村主，除每日照章治理全村外，便督飭全村少年學習武事，一則借以強身，二則防備萬一有甚山民土人侵犯。蕭氏武功，本有特長，上輩雖收門人，有幾十下拿手，仍照例不傳外姓。蕭逸覺着目前衆親友舉家相從，禍福與共，親如一家，迥非昔比，祕而不傳，說不過去。於是又從衆親友當中選二十個優秀子女，一同盡心教授，傳以心法。不料一番好心，卻幾乎惹出一場大禍。

原來因爲和蕭氏同隱的親友門客，內中還有一個複姓歐陽的孤女，原是蕭父世僕歐陽宏之女。乃父從小就跟主人當書童，長大學會一身絕好的武功。中年喪妻，祇有這麼一個

女兒，因生於霜降之日，取名霜兒。蕭氏入山，也相隨同隱。有一天與蕭父出獵，路遇大隊狼羣，爲了救護主人出險，拼命死鬥。南疆野狼，青面白額，大的幾有驢子一般大小，走起來成羣結隊，一呼百集，遇上人獸，齊起爭奪，前仆後繼。一面爭嚼死狼，自相殘殺；一面仍自猛撲，不得不止。不似內地山狼，多疑膽小。加以齒牙犀利，矯捷如飛，端的猛惡貪殘，無與倫比。歐陽宏武藝雖高，終究祇有主僕二人，驟遇這樣千百成羣的猛獸四面夾攻，到底不能全佔上風。還算二人俱是能者，一任羣狼飛撲上前，祇要被打中，應手立斃，縱逃又快。由早起一直鬥到天黑，打死的狼不下三四百條。先是每有一狼受傷倒地，它那活的同類立即搶到身前，爪牙齊施，死狼血肉紛飛，晃眼間便成一副骨架。羣狼本是咆哮連聲，一擁而上。二人也是手腳並用，不停亂打。一面端詳逃路，且鬥且退。狼來得也快，完得也快。後來狼死越多，活的十九喫飽。人固精疲力竭，狼也鬥倦，才略鬆些。正相持中，蕭家忽有人從遠處聞着狼嘯，想起他主僕二人早出行獵未歸，恐有差池，前來探看。遙望隔山曠野中，二人被狼羣圍困，各持器械，一擁馳至，又殺了百多隻。羣狼見不是路，方死了心，紛紛搶奪死狼，銜了逃走。二人纔僥倖未膏狼吻，人卻氣力用盡，軟癱地上，行動不得。衆人搭了回去，當時用了家傳良藥醫治。

養了數日，蕭父復原無恙。歐陽宏卻未治好。原來當初發現主人被羣狼圍困，從崖上下躍，直落狼羣救主之時，恰值幾隻大狼正向主人身上猛撲，身前左右又有十幾隻同時撲到，形勢奇險，絕難抵禦。一時情急過甚，忙握緊手中鐵棍，大喝一聲，使了個風掃殘花勢子，橫手一棍，照準後面四隻大狼打去。因是情急拼命，用力奇猛，四狼立時頭裂脊斷，腹破腿折，相次隨棍甩起好幾丈高下，一兩聲慘嗥過處，顫巍巍落在地上，同時斃命。這時危機瞬息，間不容髮。一棍打中，腳纔點地，又有兩隻驢一樣大的兇狼，相次朝他撲到。歐陽宏更不怠慢，回手一棍，剛打落了一隻，第二隻倏又撲到肩前，張開一張大嘴，尖脣怒掀，白牙森森外露，眼看咬到，再回棍已是無及。仗着內功精純，身手奇捷，舉手當頭一拳打去，已中狼額。狼的短處全在後腿，頭額甚堅，這隻又是一隻最大的母狼，頭骨更堅如鐵石。歐陽宏倉猝應變，未暇思索，恨不得把喫奶力氣都使出來，第一棍和這一拳全都用力過猛，沒有含蓄。先後六狼，雖然應手立斃，可是鐵棍已經打成半彎，右手骨也隱隱有些痠麻。當時沒有覺意，便與主人背對背立定，互相照顧，覓路縱逃。偏生這地方一面是危崖數十丈，無法上縱；其餘三面俱是廣大原坡，前後左右，都被狼羣圍定，難於逃走。打到下午，二人兵刃俱都彎折，不能使用，祇得棄去，全仗雙手抵禦那千百兇狼。狼本都是昂首向前，除了用硬功強力，去擊碎它的頭腦而外，絕少善策。一兩個時辰鬥過，二人雙手全都腫脹麻木起來。歐陽宏更因左手先喫了點虧，運用稍差。正鬥之間，一個不留神，一拳去打狼頭，不料狼來得太快，拳發稍遲，一下

擊中狼嘴，將那滿口狼牙擊了個粉碎，喫銳齒在左臂皮上劃破了一點，中毒頗深。回家用藥一敷，創口一天就痊。可是毒入了手背筋脈，漸漸手臂的筋發了黑紫，左半身疼痛不止。不消二日，蔓及全身。等到有明白人細看發覺，已成了不治之症。第四天夜裏，便即毒發身死。彼時歐陽霜年已十三，已學有一身本領。乃父臨終泣請主人照看孤女，因自己身份低賤，不敢妄冀非分，但求在諸位少年主人中，老主人做主，選出一位，收爲妾婢，祇盼不使嫁出山外，於願已足。蕭父感他救命之恩，自然一口應允。歐陽宏這幾句話原有用意，見蕭父答應，也就含笑而逝。

前明門第之見，已成積習。蕭父見歐陽霜小小年紀，事父甚孝，相貌又極端麗，自然喜愛；何況更覺義僕不可辜負，須得善待。無奈妻室早亡，子又年少，家中無法留養，便送往親戚家中暫住，長大再說。卻不知乃子蕭逸是個多情種子，與歐陽霜從小一處長大，耳鬢廝磨，情根已深。祇因出身閥閱，世家望族，雖已入山隱遁，家中排場過節，依舊積習難改。如欲下偶僕婢，尊長決不能容，每想起就覺心煩。好在雙方年紀都幼，上下相差不過幾歲，以自己的才望和心計，終須使之如願，常以此寬解。歐陽宏臨終之言，祇他一人明白其中深意，是想借着救主之勞，將歐陽霜嫁與自己爲妾，心中暗喜。嗣聽老父每提此事，必說：「歐陽宏忠義可憐，他臨危託孤，分明是見隨隱入山的下人奴僕，女的還有幾名丫鬟，男的祇他一人。他有此佳女，既不願嫁與童廝下賤，就打算嫁，也沒這樣同等的人。所以寧爲上人妾，不爲下人妻，要爲父給做主意。以此女才貌至性，按我存心，本想收作義女，在衆親友中選一個好子弟，就做正室也不爲過。無奈她父乃我世僕，並未隨主改姓，人多不免世俗之見，必說我偏私不公，以大凌小。真個爲難，祇好且等幾年再說。你可代我物色留意，親友中尊長如有甚人誇她，速報我知，以便爲謀。」簡直沒有一點想到自己身上的意思，真是又好笑，又着急，又不好意思向老父開門見山去說，身已歸隱，同爲齊民，何論尊卑？做兒子的根本就無世俗之見，情願娶她爲妻，代父報德，免得落到別人頭上，說爹偏私，以大壓小。

似這樣乾耗了兩年。新村開闢，蕭父忙着給他定婚。意中所定的，乃是蕭逸的表姊，姓黃名畹秋。歐陽霜便寄居在她家內。畹秋年長蕭逸一歲，不特才貌雙全，更饒機智。與蕭逸小時同在一處讀書習武，又是舉家隨隱，常日相見。歐陽霜時已十六，愈發出落得天仙化人一樣。蕭逸無心娶她爲妻，自然不願這門婚事。再三向父力說自己年幼，要習文練武，恐怕分心，不到三十，決不作室家之想。父子正計議間，老年祖母忽然病死。跟着蕭父一夕微醉之後，忽又無疾而終。連治重喪，無暇顧及婚事，又沒了尊親相強，也就擱起。可是蕭逸的姑母性甚急躁，又祇此一女，愛如掌珠，本最喜愛蕭逸，知道堂兄有納彩之意，巴不得當時圓成這一雙佳偶。偏偏堂兄忽然身故，蕭逸新遭祖、父重喪，

不能舉辦。又聞有三十始妻之言，不知乃侄意有別屬，志不在此，祇恐遲延了愛女婚期，更恐時久出變。幾次命人示意，要蕭逸先行定聘，終喪之後，即圖迎娶。蕭逸均用婉言推謝。後來迫得急了，索性正顏厲色，說喪中定婚，怎爲人子？自己真沒有這樣心思，何苦陷人於不義等語。

蕭姑看出他有些不願意，發怒說道：「我女兒文武全才，又美貌又能幹，哪些不好？還就他去，反倒推三阻四的。他如此年少無知，固執成見，異日後悔來求，莫怪我不肯呢！」蕭逸聞言，祇付之一笑，樂得耳邊清靜，更不回話。背地裏苦戀着歐陽霜。這場婚事由此打消，內中祇苦了黃畹秋。平日眼界既高，又多才藝。眼前同隱親友中的子弟，雖然不乏佳士，但誰也比不過蕭逸。而且自己又是全村第一個文武全才的美人，青梅竹馬，耳鬢廝磨，不知不覺，芳心早已種下了情根愛苗，心想：「同輩姊妹多半庸脂俗粉，即或有點長處，也多是有才無貌，有貌無才，瑕瑜互見。僅有一個歐陽霜，父死以後，寄居在自己家中，婷婷楚楚，我見憂憐。無奈父爲奴僕，出身微賤，置諸姬妾，已爲矜寵，何足以偶君子？何況個郎溫文純摯，由少及長，友好無猜。雖因互重禮法，不曾明白吐意，似乎一點靈犀，久已心心相印。婚蕭逸者，非我而誰？」與乃母一般心理，以爲男女雙方，都全村小輩中的第一人。一聽蕭父果有此意，心中晴喜。久不見人提說，方在懸望，蕭家連辦喪事，還當例有耽擱。照着蕭逸平日相對神情和讚許的口氣，便不提議，也必會登門求婚。否則更有何人能勝於己？

蕭家終七營葬以後，小婢報說，乃母已命人前往示意，還在微怪乃母性情太急，身是女家，明是定局，何必先期屈就呢？及至去人兩次歸報，蕭逸口口聲聲以親喪大事爲重，喪悼餘生，無心及此，方始有些驚疑。嗣聞蕭父在日，蕭逸也曾推辭，並有三十論娶之言，情知有些不妙。癡心又料蕭逸祇是用功好名之心太重，並無屬意之人。最後纔聽出蕭逸假名守孝，意似明拒。一方面卻不時往自己家裏來往，再不就借故在左近盤桓竟日，而其來意，卻不是爲了自己，竟是爲了歐陽霜而來。二人每次相見，一個祇管冷如冰霜，淡然相對；一個卻是小心翼翼，深情款款，情有獨鍾，自然流露。蕭逸爲人外柔內剛，溫和安詳，謙而有禮，說話舉動，在在顯得意摯情真。雖然對誰都是如此，情之所鍾，究有不同。畹秋何等聰明，自然一看便透。

遷居以後，因有天生形勝，不受虎狼之患，所有房舍，大多因勢而建，極少牆垣。合村的人，無殊同住在一個大花園內，相見極爲便利。黃家房後，有片廣場，原是村中習武場所之一，與蕭逸所居，相隔匪遙。每值日落之前，左近幾家少年男女都來場上，分成兩隊習武。蕭逸武藝，偏又高出衆人之上，男女兩隊都須向他求教。表面上又無絲毫失

禮處，既不便禁止歐陽霜不與蕭逸相見，又不便拒絕蕭逸上門。於是由失望而羞忿，由妒忌而生仇隙。怨毒所鍾，漸漸都移向歐陽霜一人身上。切齒多年，時欲得而中傷。頭兩三年中，還想愚弄歐陽霜，表面上加意結納，打算認作姊妹，向她說明心事，同效英皇，嫁給蕭逸以後，再收拾她。萬不料乃母剛愎自用，一聽女兒說蕭逸看中了歐陽霜，忿怒已極，大罵蕭逸違逆父命，蔑視尊親，不識擡舉。我女兒便老死閨中，也決不嫁給這種浮浪無恥子弟。既然甘願下偶奴僕，我索性成全於你。一得信，便把歐陽霜喊到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已年長，不能在此長居。本想爲你營謀婚嫁，無奈門第不當，除了爲人妾侍，無法啓齒。今日方知我侄兒蕭逸愛你甚深，難得他不計門第高低，又無大人約束，真是再好不過。諒你獲此殊榮，當無異詞。你如不願，我也不能相強；如合心意，可速應諾，我當爲你做主，即日命他迎娶。」